

# 野史曝言

卷之四



印





一個雄壯和尚笑客可掬  
向未明行礼



此是大小女紅玉此幼女  
碧五



正左關門這廟中的一個老和尚一但香火跑回來了



我們出家人最怕得罪人總要應酬纔是



只見左氏氣喘吁吁的進來  
說道姐姐們好了好了這賊  
禿死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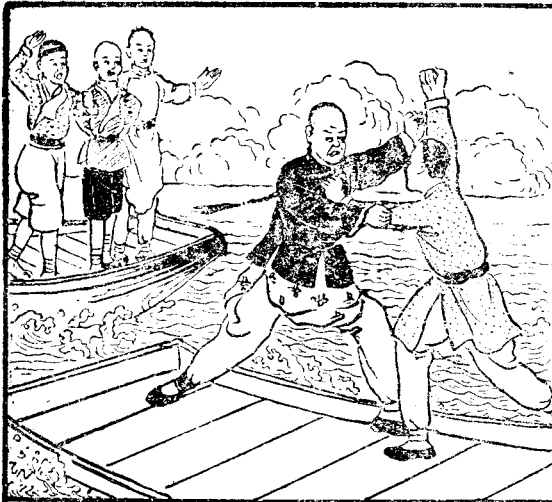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說時只見許多差人擁  
進門來說道尤杰在家麼



如今在彖們家裡一會要  
你去就他不可害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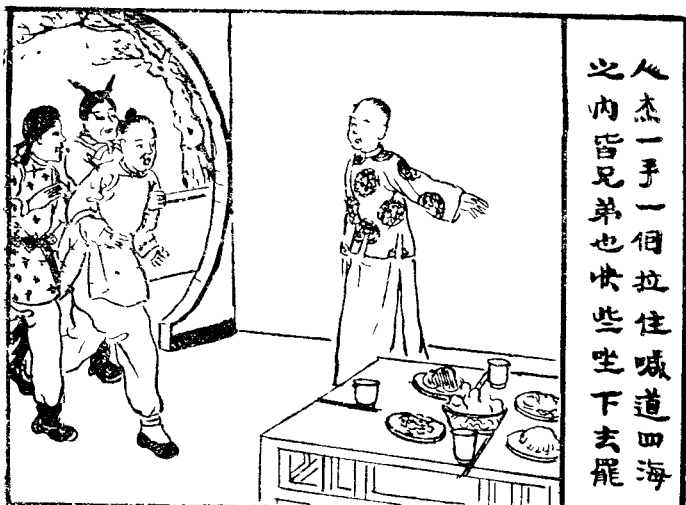
我離家日久歸心如箭只此  
就要告辭不必再費錢鈔



兩個你一拳我一拳的麼  
打只听得一拳下來就如打  
油車一般

朱明伸手在那漢肩上一拍那  
漢回頭一看就喊道兀的不是  
朱相公麼





人杰一手一個拉住喊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快些坐下去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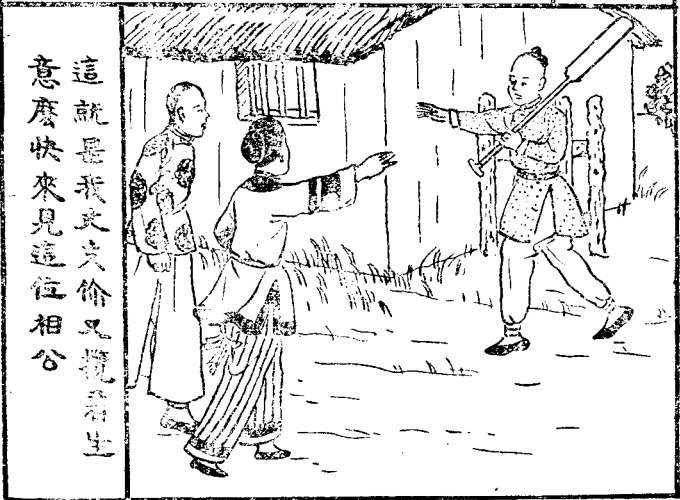


前日府中失盜租屋的人却撞出去了你不見牆上告示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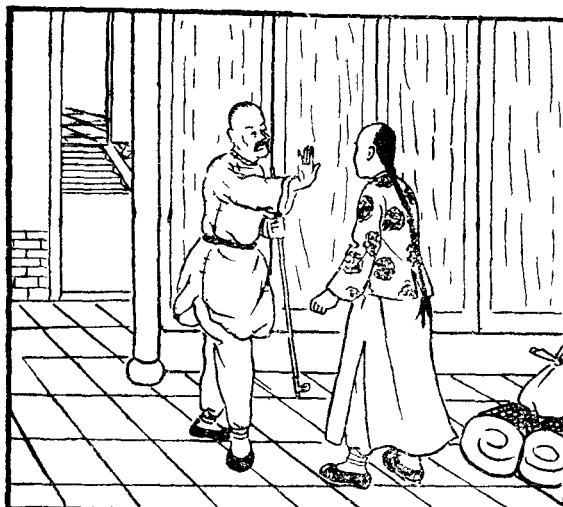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四個如狼似虎的差人  
 拿鐵鏈把翟曜一個老家人  
 鎖着牽出門來



這就是我丈人又攬生意  
 這麼快來見這位相公



偷若要套假書認假親做脫  
天的事只該在熱鬧人家去



偷往那裏  
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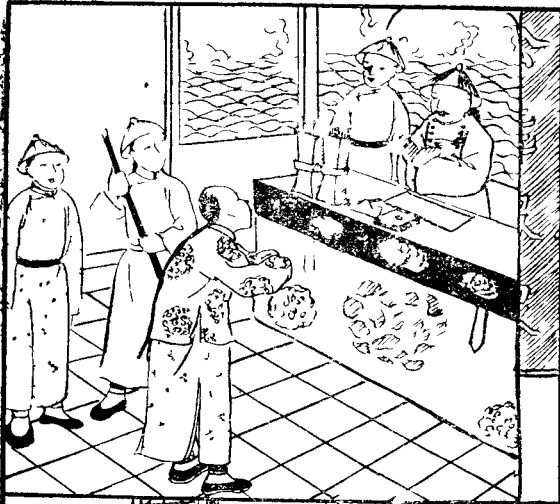


正待開言只見廚下僕婦  
慌慌張張的跑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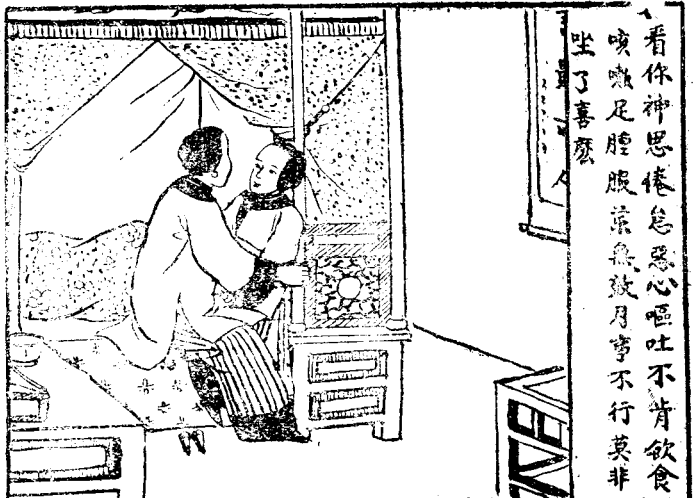
全英扯住低低說道我姓  
全林能會意起來

年兄少年老成不欺暗室具可  
追蹤柳下可敢可敬



令愛面色青暗兩目風輪無光  
聲澁而滯病在左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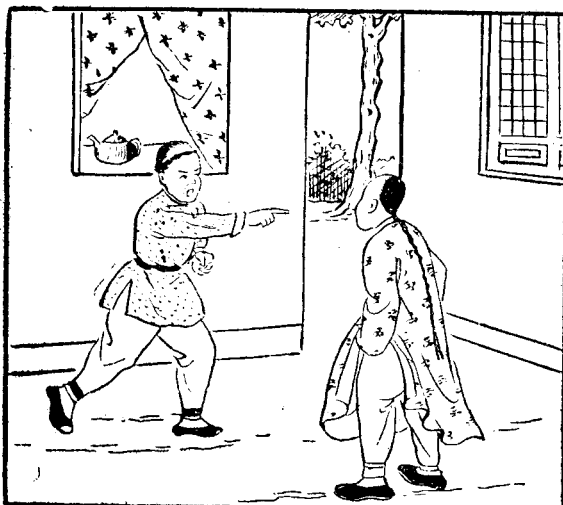


看你神思倦怠  
 惡心嘔吐不肯飲食  
 咳嗽足腫服藥無效  
 月寧不行莫非  
 咄了喜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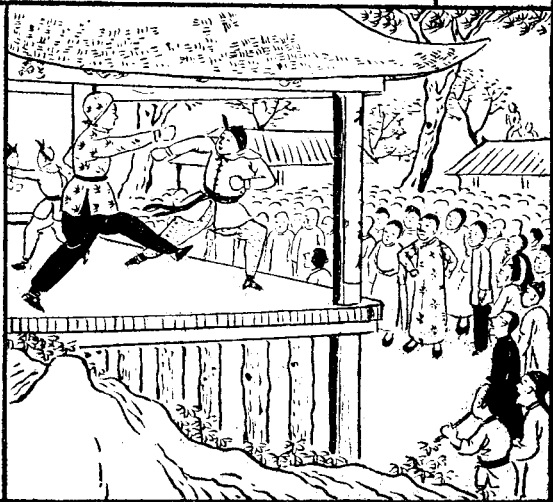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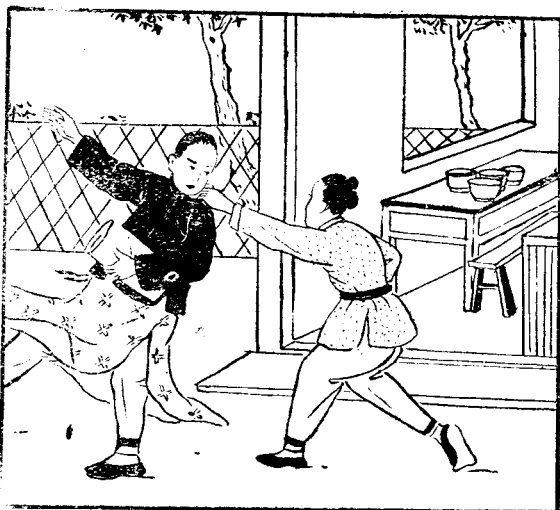
新燕又跪下去謝士英曲  
 意收容

你也是有眼睛的敢開口罵人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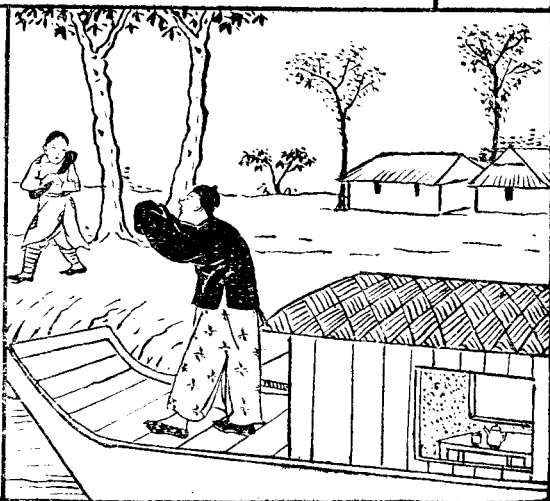
那台上兩個女子正打得起勁





你這人往那裏去  
敢是騙子麼

改日再見跳上河沿更不回  
頭竟是大踏步的去了





三更天纔見兩個人模樣在窓  
口影動



路上行走不便須與翠姐  
月姐一換



# 序

小說至今日可謂盛矣。雖著作如林。然求其佳者。殆如披沙揀金。誠未多觀。卽有一二名作。蓋亦瑕瑜參半。夫以今日之社會。眼光以論小說。則小說之難。九十百倍於往昔。欲其續貂狗尾。以欺當世。詎可爲耶。友惜紅館主榮落士也。工詩擊劍。尤好爲小說家言。其胸謀所蘊蓄者。異恆流。則其流露於外者。更不落凡响矣。頃以近著武俠說部劍骨琴心示。丐余并一言於簡末。余置諸案首瀏覽一周。覺其立意新穎。佈局縝密。結構之佳。吐詞之雋。珠玉紛披。琳瑯滿紙。其迴腸蕩氣。足使人駭。恍心者。求之近代小說中。實罕與其匹。於是掩卷嘆曰。昔人謂登秦山。小天下。余讀劍骨琴心。今而後。視其他著作。一切皆卑不足道。豈亦

泰山而小天下耶。況乎文章之事。必具才識學三長。而後氣派可奇偉瑰奇。睥睨不羣。白面書生。詎可與談兵虎帳哉。夫小說譬猶用兵。兵難事。而趙括易言之。此其所以挫敗也。小說亦難事。而近人易言之。此其所以刻鵠類鶩畫虎類狗也。劍骨琴心之著者。以雕龍繡豹之才筆而不敢易言小說。則其小說之價值可知。而每一書成。又必幾歷星霜。幾經刪削。而後肯以示人。此其所以能高人一等。迴不侔於庸手俗筆者歟。其間所列舉之事物。無不因文生情。可歌可泣。寫豪俠則爲長劍倚天。截虹貫日。寫柔情則如銀屏軟語。旖旎溫聲。寫社會則如溫犀禹鼎。魑魅畢現。是則合水滸紅樓爲一書也。能不令讀者拍案叫絕乎。且夫作者之大主腦。意在明鼎旣革。異族亂華。斯誠有志之士。憤氣填膺之時。而當時士大夫徒知奴顏婢膝。選媚爭榮。曾無一二人興故宮禾黎之悲。下荊棘銅駝之淚。

撫今追往。能不痛哭長沙動無窮之感喟耶。嗟乎。籌邊何策。儲國無才。塞外風雲。空窺胡馬。尸纏馬革。莫途清纓。誰爲洒一腔熱血。染東亞之花。驅四萬萬人。飲黃龍之酒哉。彼醉生夢死者。又安得此暮鼓晨鐘。一爲之震醒耶。然則是書非尋常武俠書也。其與種族之精神。社會之進化。世運之推遷。家國之興廢。蓋有特殊之關係存在焉。讀是書者。幸勿以尋常說部視之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

黃肇基序

心 琴 骨 劍



總評

作小說有三難。設意難。佈局難。結構難。而雕詞琢句不與焉。讀小說亦有三難。不明旨趣。一難也。不識賓主。二難也。不明起止呼應。三難也。小說無意旨。則優孟衣冠。土木傀儡而已。其何能令強笑者歡。強哭者戚耶。

造意佳矣。而不明佈局之法。則又勢必畦步自封。局守一隅。譬如行陣。雖具戰略。而昧於山川形勢。欲其車軌馬轍。無顛躓之虞。進退周旋。中繩木之巧。不亦難耶。

結構尤小說家不可缺的唯一工作。如營建巨室。規模軒敞。雖有測量師爲之繪圖。而一木一椽之支配。一磚一石之堆砌。苟無大匠以運斤。老手以

斲輪。則逗筍合縫。必不湊接。欲其支撐牢穩。而無傾仄之危。又安可得哉。雕詞琢句。猶之金碧丹堊。粉飾塗繪。具外貌之美好而已。蓋非小說之要事也。不明乎此。不足以言小說。雖其著作。汗牛毛。充棟宇。蓋無足取焉。

小說各有旨趣。壯舞幽閒。態度不一。夏花秋月。景致不同。而讀者不求之於狐詣匠心。慘淡經營之處。偏欲以作者之意。僭諸己心。抉作者之目。僭諸己明。是何異於強人面如吾面乎。則勢必圓枘方鑿。所見齟齬。泯作者之心於九淵矣。不亦窺管中之豹。觀井底之天耶。

文章最要者賓主。而最易淆混者。亦爲賓主。賓主不明。勢必至於認指作月。指鹿爲馬。雖自詡爲弦外知音。識者未有不笑其顛預者也。

文字精神煥發處。全在句法章篇間之起正照應耳。不明起正照應。而自欲

誇老眼非花。謾肆譏評。竊恐無縫天衣。處處翻成被綴。潔白絹素。纍纍全是漬痕。亦徒見其光搖銀海眩生花矣。凡此皆不善讀小說者之通病也。雖然。讀小說究非難事。而作小說。乃爲真難。蓋其吮毫伸紙。屬意游思之頃。已包含宇宙今古於一寸心中。此一寸心中。偏欲窮盡宇宙古今之變幻。不可捉摸之事物。以印諸古今宇宙千萬人之一寸心中。不使其雷同。亦不使其歧異。此非難之尤難者耶。

舊小說有三大名著。曰紅樓。曰水滸。曰儒林。皆擅長三難。具收衆善者也。讀紅樓者。第醉心於幽情繾綣。紙醉金迷。而不識其筆墨空靈。烟波人語。是直未讀紅樓也。讀水滸者。徒賞嘆其豪雋爽邁。闊步高瞻。而不能曲終人去江上峯青之物。是又直未讀水滸也。讀儒林者。第玩味於窮形繪相。盡態極妍。而不知道子傳神。別饒奇趣。是又直未讀儒林也。

雖然。以水滸之工武俠。紅樓之擅言情。儒林之長於描摹社會。固夫人而能知能解者也。其所以詞神泣鬼。蕩氣迴腸。謂非有聲有色之筆墨。而能令人得興趣如是乎。

於水滸紅樓儒林以外。求一兼備三長之小說。古今殆未多覩。此吾所以獨有取於劍骨琴心者焉。劍骨琴心一書。著者以靈慧之心。犀利之筆。曲曲傳寫。設意似紅樓。其結構似儒林。其佈局又似水滸。尺幅中具萬疊峯巒之勝境。實合武俠。歷史。言情。社會。爲一書也。故讀劍骨琴心一書。則不啻已讀紅樓水滸儒林諸著。於其他小說。若不薰土塵。癸視之。吾不信也。

作者之筆墨人所共見。作者之心思亦人所共見。何者。蓋其腕底烟雲。無一非胸中邱壑。若夫心以使神。神以使筆。筆以著墨。夫然後從有聲有色



中。超脫於無筆無墨外。讀者非但不能見其心思。抑亦無所見其筆墨。方臻爐火純青之上乘焉。吾讀劍骨琴心。蓋幾不知有筆有墨。殆亦所謂不食人間烟火者歟。

金聖嘆謂一部西廂記。只寫一人。一部西廂記。不着一字。余亦謂一部劍骨琴心。只寫一人。一部劍骨琴心。不着一字。蓋其五花八門之變化。終有萬派朝宗之主腦也。而其萬派朝宗之主腦。則又寫得煙水空濛。疑雲疑雨。讀劍骨琴心一書。恍疑置身三島十洲之外矣。

全部西廂。只寫一人。所寫一人爲誰。會真是也。全部劍骨琴心。只寫一人。所等一人爲誰。朱明是也。因爲他要寫一會真。乃不得不寫一紅娘。又不得不寫一張生。因爲他要寫一朱明。乃不得不寫一琴姑。又不後不插一紅玉。以爲逗縫合符之奇。烘雲托月之妙。又不得不寫諸人。以爲穿插等

渡之線索也。西廂記之老夫人。歡郎。琴童。白馬將軍。法本。慧明。孫飛虎等人。皆書中穿插過渡之線索也。劍骨琴心之林公。碧玉。新燕。王夫人。丁空。尤大郎。王士杰等人。亦皆書中等插過渡之線索也。

劍骨琴心著者之苦心。匪特與他書異。亦與儒林水滸西廂紅樓截然不同。蓋儒林水滸西廂紅樓所寫者。或一人之淚。以澆魏話。或托美人香草。以寄離憂。雖足稱文章能手。實不免於誨淫誑盜。非若劍骨琴心之作者憤懷禾黍。極目蒿萊。以天下之憂爲己憂。洒天下之淚爲己淚。觀其墨瀋斑斕。都是字字血淚。衣冠淪於夷夏。豺狼遍地食人。異說邪行。奪朱亂紫。不扶大雅之輪。孰作中流砥柱。能不令有心人同聲一哭耶。「西風莫漫吹華髮。滄海橫流要此身。」此蓋作者之微旨也。

姦回逆豎。禍國亡家。千古比比皆然。斯固無足責者。獨怪乎朝士結舌。

執政推心。竊恐明主雖明。亦難免禍水滅火。作者於此。能不失身痛哭哉。

歷代妖僧之敢於荒淫暴虐。以愚毒人民者。非藉君主之威。卽倚權貴之勢。其在中國。首作俑祖護之者。其惟周之武則天乎。其後蒙古人主中原。而妖僧之勢焰益熾。世祖雖極英明。乃並此而不知察。殆亦故人俗習使然歟。其於宮闈禁地。大參歡喜之禪。恬不爲怪。於是賜紫垂軒。榮寵極矣。嚇耀一世。流毒千古。其罪誠擢髮難盡。此宋明所以說妖僧如猛虎蛇蝎。而誅之不勝誅者也。觀其侃侃而談。凜凜正氣。其功不在昌黎之下矣。唐宋以還。邊事夙稱多事之秋。明承元統。疆域遼闊。土木堡一役。英宗遂致致蒙塵。迨明季末葉。流寇滋擾。幾使神洲陸沉。而清兵遂乘亂入關矣。嗟乎。肉食者鄙。未能遠謀。事前不知儲才。事急安能抵禦耶。此殆

作者請纓投筆之志未遂。而思爲天下草澤英雄一吐氣歟。

科舉取士。天下英雄盡入彀中。此暴君專制之愚民政策也。馴至呻吟無病。積弱性成。滿清亡國其朕兆也。朱明獨能奮武揆文。致力於兵農星算譜學。不圖數百年前。中原早有此奇士。作者筆底。開拓無限心胸。

寫拔山扛鼎之英雄易。寫胸儲鱗甲之奇士難。蓋其叱咤嗚呼。風雲滿紙。不過徒添熱鬧而已。若夫溫馨若處女。嚴整若天神。緩帶輕裘。俊談高辯。本書作者。王景略以後一人。觀其慷慨激昂。何異步兵痛哭。湖上覆舟。堤邊迂步。無意中救護伶仃弱質。一快事也。已而。荒寺玩琉璃。並肩訴語。柔情熨貼。宛轉鎖魂。卅六鴛鴦同命鳥。一雙蝴蝶可憐蟲。此無可奈何之時。作者偏不肯金針暗度。而寫朱明如魯男子柳下惠之流。却又無正襟危坐之迂腐習氣焉。迨夫。易伉儷爲手足。私語盟心。堂堂正意。豈

作者故弄狡獪。抑亦天地間真情無意於筆端迸出者。總有這一番頓挫曲折耶。其令人作諫果回甘。三日咀嚙。蓋亦宜也。火燒昭慶。實爲文字之逗筭。蓋朱明不寓昭慶。則無由目賭淫髡。無淫髡祕密藏嬌。則無由與琴姑邂逅。而不救紅玉入招提。則又無救披琴姑之線索。作者手寫在此。目注在彼。其茶毗凶僧。其安置紅玉。其結識尤杰。無非要寫一風塵知己之琴姑。文字乃具迴瀾入海之勢。

有情人都成着屬。此小說家之慣技也。亦讀小說者恆具有之心理也。然欲不落窠臼。則易令讀者終巷不歡。欲依樣葫蘆。又易犯僧父俗態。劍骨琴心之妙。妙在全不落窠臼。又全非依樣葫蘆之描寫。而其綺麗柔情。馳蕩風月。處處真山真水。偏於鐵中錚錚。雄中狡狡中見焉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日

淚珠生評

心琴骨劍



武俠小說  
劍骨琴心卷

第一回 路極避嫌真君子 情疏氣走惡僧人

充滿大地的陽光。照遍了懸壘山脈。花明柳暗。深深的掩着一個小小的村庄。村中有園、有池、有林、有塘。良辰美景。處處皆界人以賞心樂意的機會。似這等安樂的所在。竟會產生一位精神泣鬼超羣的英雄出來。蓋完全是歷史上的關係。而非地理上的關係。自從滿人入關以來。魚肉我土地。奴隸我人民。幾染紅此四百萬方哩的血。一般人妖臣妾。對於腦滿腸肥的韃靼皇帝。一若游妓之款情郎。而山龍藻火等種種粉飾名詞。益使我國民陷於無腦無骨無血無氣的地位。土君子生山谷。負絕技。酒以飲其肝胆。淚以洒其性情。魍魎弄人。深覺遭逢非偶。至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

的幸福。適足以引起性靈上無限的悲哀。公仇私忿。日盤屈。日蘊結。如鯁在喉。一吐即快。如箭在手。一觸即發。其起死人肉白骨的手段。固層出而不窮。其傾山挾滅波濤的武功。更瀟灑而益決。山林雖爲曠名墮志的鴉地。而此中人究竟不得爲山林所誤。目說太原野蕪山下這所山村。喚做毓靈村。村主人喚做朱旭。高曾祖考。俱是懷才不遇的秀才。偏是朱旭的兄弟朱明。却是具備落的奇才。亦是錚錚的鏗漢。可是他生來別具肝腸。滿心都想行俠向義。這番朱明拜別寡母王夫人。辭了哥哥朱旭。嫂嫂仇氏及妻子周珮君帶了小廝遍遊天下。好結識一般同志的英雄。一路向江西進發。到了杭州。却訪不出一個真英雄來。便寓在昭慶禪寺。忽想起西湖雖不過游觀之所。却也名擅東南。現在是遊。何妨一爲拭目。因向昭慶寺尋了卜處安頓過了行李。一個小沙彌跑進房來。說家師奉拜。隨後來



一個雄壯和尚。笑容可掬的。向朱明行禮。寒溫了好些套頭話。朱明問他名號。方知那僧法號了空。是本寺住持。結交官府。甚是勢要。生得暴眼赤腮。油頭紫面。一部落腮鬚。腦後項間青筋虬結。朱明看去。知非良善。估量着有旅力。會拳棒脚步。尚不甚牢實。想是酒色淘盡的緣故。幸喜囊中無物。自揣力量。還制得住他。遂不放在心上。了空別去。用過晚膳。將房內牆壁。房外路徑。細看了一遍。收拾安寢。小廝乖覺。將自己帶的一柄防身順刀。藏放裏床褥下。到一更之下。朱明聽得隱隱似有男女談笑聲。又遠遠聽得婦女悲泣聲。便悄悄問小廝。却絕不聽見。次日起來早膳過。吩咐小廝。帶些銀錢。鎖了房門。出了寺門。到斷橋邊四望。只見青烟橫抹曉山。紫燕斜翻春水。那正是豔陽天氣。花香陣陣。從湖邊撲面飛來。頓覺游興勃然。徑往六橋走去。早已畫舫疏簾。映出芙蓉粉面。烟堤

嫩柳。拖來桃葉香裙。朱明心在湖上。一心覽勝。且往來仕女。都是塗脂抹粉。繞翠圍珠。無一個天然秀色。可入朱明之目也。遂把這粉白黛綠。鶯聲燕語。都付之不見不聞。一路高瞻遠盼。要領略湖山真景。正走之時。只聽得小廝說道。那一個好像了空和尚。朱明上前相叫。要問他由岳塚到靈隱的路。那知這賊禿一雙毒眼。緊射在湖中一隻大船船內。目不轉睛。睜睜地呆着。那裏聽得朱明聲喚。朱明暗笑。果然和尚色中餓鬼。遂向湖中望去。只見一隻大船。打着撫院旂號。有一個白鬚老者。同一個和尚。在船內坐談。後面一艙。門窗俱閉。並沒女人蹤影。暗忖天下事有三屈。想是和尙與了空認識。在此聽他說話。遂去過一邊。也不再去找應。打算別開路人。那知走不多路。陡然黑雲四起。雷電交作。大雨如頃盆。直倒下來。急折轉身。只見遊人仕女。個個如喪家之狗。落水之雞。男人也還

罷了。只有那女人被雨。是實可憐。朱明此時渾身浸濕。寒冷不過。休說沒工夫笑這些女子。也沒心腸去憐恤。他只顧着自己走路無奈小廝年幼跟不上。朱明把手拉着且拖到一個亭子邊來。那雨勢比前更大。朱明看那亭子內。有不少女人擠着。因亭小人多並至挨肩擦背。沒些空縫。朱明把小廝推入。自己却背着亭子。站在階前石上。小廝道。相公何不擠上來。朱明道男女擦推不便。你是孩子家。尚不妨。只聽得亭子內。有人叫道。朱相公不妨。這亭子是公所。又不是女娘們建造的。他若怕男人。就不該進亭子來了。相公何必這般道學。朱明尚未回言。只聽一人說道。我們雖有男人。都是同着女眷。先擠在內。沒法。誰似你和尙。強擠人來。排擠婦女。難得這位相公尊重。不肯進亭。極是好的了。你偏要叫他進來。少停兩住了。合你講話。朱明回頭看時。只見了空和尙。擠在三四個女少年中

間。一張嘴兒差不多要貼向一個女人眼皮上去。那一簇松毛。已半搭女人額項。朱明怒從心起。本要發話。却見了空剔起兩道濃眉。睜圓一雙兇眼。大聲嚷罵道。你這活烏龜。你敢放屁。你既要惜女人的廉恥。就不該放妻兒出來賣俏。莫說大家身上都穿着衣服。就是光着身子。你也怪不得別人。便落了便宜。也只好算做上門嫖罷了。你說要合我講話。你睜開龜眼認認我是甚人。連昭慶寺了空大老爺。都不認得。這等瞎烏龜。只可燒湯了。且送你到縣裏去。打你三十毛板。連你妻也拶一拶指出掉些水氣。纔知和尚的手段哩。只見發話的人。嚇得面如土色。再也不敢做聲。只見別的男子。都嚙嚙嚙埋怨那發話人。只見那些婦女。臉都嚇青了。要吊下淚來。朱明如火上添油。因礙着許多婦女。擁擠在內。動不得粗。肚裏思

量。且待雨住人散之後。歷數其罪。痛打這廝出氣。拚得別尋寓處却是氣悶不過。正在轆轤。只見身邊走過一人說道。家爺請相公上船一會。因雨大不能自己上來奉請。吩咐小的致明請相公休怪。朱明道。你老爺是誰。因何請我。船在何處。這樣大雨。如何去法。那人用手指道。那一株大楊樹下。不是家爺的船嗎。相公上船便知。小的現拿雨具。不多幾步。就到船上。雨大得很。休要擔擱了。朱明此時已被暴風冷雨。弄得渾身抖戰。巴不得有躲避去處。遂不暇細詢。急同他走去。搶至船邊跨上船去。那家人把小廝駝在背上。雨傘遮着隨後下船。艙門口站着一個白鬚老者。滿面春風的迎接朱明入艙。朱明脫換雨具。便要施禮。老者道。且慢。吩咐那小童。到後艙去說。取我的衣服鞋襪出來。伏侍這位相公更衣過。進來請我。向朱明告便。退入中艙。小童拿出衣袴等物。候朱明換過。換下的收拾

進去。朱明一眼看見小童。眉目秀媚異常。宛然女子。好生怪異。因已講出老者來。便又向前行禮。老人又道且慢。因讓至中龕。令家人奉上一大杯熱酒。說先生受寒了。且吃三杯。衝一衝寒。朱明因被雨久淋。身子如在冰缸內一般。正用得着這杯熱酒。遂略不辭讓。連飲了三杯。就覺一股陽和之氣。從丹田內翻翻發揚。須臾四肢百體。都活動瀟灑起來笑道。老先生真回春手也。即便行了賓主之禮。正要就坐。老者把手一拱道。此位禪師。法號悟凡。現坐靈隱方丈。舌具廣長。胸多智慧先生且見過了。好求禪師指迷。朱明只得看那和尚。生得面如銀盆。眉如偃月。鼻直口方。耳長額闊。雙瞳閃爍有光。一背豐隆多肉。約有四十上下年紀。身披深紫暗龍袈裟。足穿大紅朱履。光着一顆滾圓肥頭。頭頂上彘着龍眼核大紫紅色的九粒大疤。朱明一面答道。晚生止識儒宗。不解禪理。求教到也不必

一面說。遂要就坐。老者慌道。禪師是方外尊宿。兼之年長。自然該首坐了。但這位先生。既不好禪。應以世法號見。聽口聲不似浙中。禪師現在駐錫湖上。還該是那位上坐。這到要憑禪師主張了。悟凡無奈。只得虛讓了一讓。那知朱明本性最惱和尚。就是老者主張。坐在下首。他也斷不肯依。甯可仍到大雨內去站着的。况老者之意。分明要他上坐。於是並不謙遜竟拱一拱手。向那第一位座邊站立。說過。有佔了。悟凡見這般模樣。氣破胸膛。又不便發作。只得快快的坐了第二位。老者坐了主席。吩咐另換席面。先送一道茶來。茶罷。朱明遂問道。老先生尊姓。貴鄉何處。晚生素未識荆。因何忽蒙刮目。伏惟垂示。老者道。學生姓林號惕庵。祖居江右。因探親來此。偶爾游湖。僕人們說。岸上有位相公被雨。因恐擠了女人。不進亭中。許久立在雨內。渾身透濕。又說有一個僧人。反不避

嫌。強擠入亭。又招呼那位相公進去。與衆人爭鬧。那位相公。總不理他。學生深以爲難。故斗膽叫人奉請。不識先生姓名。居址。貴庚幾何。曾否締姻。家中是有何人。因何事至此。乞道其詳。朱明道。晚生祖居大原。今年二十四歲。先嚴早背。寡母在堂。長兄名旭。拙荆周氏。因慕貴省匡廬之勝。竊懷黃門游學之思。故漫游過此。適爲雨苦。正在無聊。得老先生拔之泥塗。感且不朽。惕庵把眉一蹙。哈哈大笑。立起身來道。不料無意中。忽遇故人之子。老姪如此少年老成。豪邁不羈。吾女爲不死矣。朱明道起立問道。老先生與先嚴交誼。晚生因幼而失怙。意未深悉。伏乞詳示。惕庵道。先嚴鉅菴公。官僉都時。與令先祖司成公。爲道義交。老夫任戶部員外時。和令先尊尤爲莫逆。彼此通家往來。那時老姪與令兄俱在襁褓。因一官匏繫。近年退休。又值妻亡妾喪。家難頻仍。與老姪處。遂成陌



路。而世嫂實孝之行。老侄岐嶷之狀。時結於心。時觸於目。前日來此。纔打發僕人。到太原問候。不料反於此地。不期而遇。真是快心之事。朱明方豁然道。原來就是惕庵老伯。此番出門。家母命小侄。至豐城來叩謁老伯伯母。不料伯母已去世。深可傷感。家母說。那一年賜弔先父時。老伯尚未有世兄。有一位庶伯母。正懷身妊。是男是女。叫小姪問一確實。這位庶伯母想正康健。小姪向失祇候。方纔老伯說的台號。又未確知。以致觀面茫然。罪真擢髮矣。惕庵道。當初老夫賤號。原是健庵。後來退休於家。改號惕庵。老姪無從而知。更有何罪。老夫因無子。纔置一妾。所生是女。至今藉以娛老。後來又生一子一女。可惜一子夭亡。止存幼女。又是老夫之累。慢慢與老姪細談罷。朱明從新出席。執子姪之禮。惕庵亦竟受了兩禮。朱明要移座向下。惕庵道。這是主位。因仍舊坐下了。家人

早已擺上酒肴。是半葷半素。悟凡不飲酒。止爲設茶。惕庵朱明兩人。敝出世譜。益加親密。說說笑笑的。講一會家常。述一會世誼。說一會故鄉風俗。不知不覺。都飲至半酣。却把悟凡閣在半邊。猶如冷廟內的泥神。熱氣也沒人去呵他一口。撇得他冷清清地。怒不得。耐不得。又發作不得。面上紅了白。白了紅。心頭一般冷氣不住的從喉嚨裏鑽出來。真是赴呂太后的筵席。如坐針氈一般。他兩人那裏知道。只顧敘他的舊情。驚他的新遇。熱鬧不過。快活異常。也罷了。不覺酒多生話。話多生節。堪堪千連到悟凡身上來。惕庵道。適纔被雨的和尙。與老姪如何相識。朱明道。小姪幾乎忘了。因問家人這和尙可在亭內。家人們回覆已去。惕庵聽着窗外雨聲道。這雨比前更大。如何去的。家人道。老爺與朱相公敘出世誼的時候。那雨小了有頓飯時。那些女人被和尙擠擦不堪。便趁這雨小都碰

磕撞撞的擰往前邊去了。那和尚見婦女俱散。又到我們船邊來探頭探腦。被小的們喝叱了幾句。方怒吼吼的走了去。老爺們說話熱鬧。故不覺外面雨的大小了。惕庵掀髯笑道。老姪你如何相識起這和尚來。朱明道。那和尚叫做司空。是昭慶寺住持。小姪貪其近湖。就寓在他寺內。故此認識。他口出惡言。本要與他理論。因礙着衆婦女們擠緊不便。原想雨住後教訓他。不想他已經去了。惕庵道。我看老姪。弱不勝衣。豈能與他理論。況這和尚。如此狂邪。自然是個匪類。吾輩愛身如玉。如何與此等人計較。以後還當斟酌。朱明道。老伯見教極是。此等人與禽獸無異。以後當老伯之訓。銘之於心。這悟凡原是一氣的人。穿青的護着黑漢。今見朱明當做自家面前狂罵了空。罵出一派放肆的話。他和林惕庵並非性情之交。因垂涎其女。正苦無從下手。又揣知惕庵性愛和尚。就此假意相投。和

惕庵相好起來。惕庵圖他一塊佛菩薩招牌。那知引賊入垣。無意中弄出滔天大禍。他當時藏着一肚子烏氣。那裏還按捺得下。怒於言而形於色。從艙裏跳出來。冒着潑天的大雨。上岸去了。這裏林惕庵尚不明白悟凡去的意思。朱明雖知悟凡去的不善。但憑着天生的鐵胆。是不怕人的。復與惕庵開懷暢飲。雙方各敘家常。惕庵敘到兒女情長。不覺相對歎歎。泫然涕下。朱明覩此情景。勉強用言寬慰。譬解了一會。瞥見後艙走出一個美豔奪目的女孩子來。

第二回 遇風波同舟難共濟 脫水厄一女喜重逢

朱明看那女孩。約摸有六七歲。生得玉面朱唇。眉目如畫。看着傷庵。竟雙螺鬢緊。愁苦不勝。轉身入內。似與多人絮語。門亦隨掩。心下暗想。林老如此年紀。豐城雖止隔省。水程可達錢塘江。但因探親遠游。挈帶眷屬。大是累墜。族中不乏子姪。老僕亦可紀綱。此行必有別故。正在委決不下。傷庵忽顧後艙起來。說道。老姪本非外人。老夫此來。實爲小女之事故到此。卽挈帶眷屬。探詢尊府。因撫轅不便安頓細弱。故借游覽爲名。賃舟暫住。今與老姪邂逅。當令小女輩拜見。老夫歿年待盡。日後仗力正多。免得覷面不識。說罷。卽喚小童。傳語後艙。令新燕伏侍大小姐二小姐出來。朱明尙在謙讓。小童進去不多時已見了髮掖着小女郎。隨一

麗者嫋嫋而出。惕庵指向朱明道。此是大小女紅玉。此幼女碧玉。此婢名新燕。亦名時也。大小女以爲閨伴。老夫身後。主婢伶仃。老姪便時宜加顧卹。朱明未知所對。紅玉不慌不忙。近前肅了四拜。碧玉隨姊起跪。朱明回禮起來。林公命坐。朱明道。二位世妹請坐。方纔老伯。未與愚兄明言。適見勢利惡僧。倨傲無禮。忿塞胸膈。不免發洩幾內。坐久話長。有累世妹閉匿多時。伏乞容恕。紅玉斂衽答道。世兄志在聖賢躬道統。嫉邪去惡之心。隨機而發。適問所言。足使奸僧褫魄。愚妹竊聞萬分傾服。惕庵望着朱明接口道。世兄所言。乃聖賢血脈。攸關邪正絕續之會。賴此擔荷多矣。小女子有此見解。可以師事門牆否。朱明漸謝。惕庵因再問朱明。賃居昭慶。遠隔城關。不便時常敘語。此來本往豐城。今中道相逢。可免跋涉。不識卽回山西抑將游學他省。意欲請朱明同回山西。以便囑託

一切。又因朱明備述家事。已娶妻室。恐性情拘泥。引嫌不從。則同歸也是枉然。輾轉思量。觸起伯道之戚。陡覺傷感起來。朱明深致不安。紅玉體會老父之意。欲用寒暄套語。撩斷傷感話頭。忽見小童驚慌進內喊道。老爺不好了。朱相公快出來看罷。船上諸人。喧鬧起來。登時聲如鼎沸。但聽得說。潮來了。潮來了。陡覺天色昏黑。四面山容。全然隱滅。那湖中水勢掀播。直欲接天。雨更傾盆而注。船身蕩搖不定。本來傍岸而泊。此時已不知孰爲蘇隄。孰爲白隄。一片汪洋。無邊無際。滿船啼哭。傷感不知所爲。朱明暗忖。西湖那得有潮。此必非常變異。也覺着慌。顧不得船中人急。走出艙跳上船頭。却不料浪捲舟輕。宛在虛空拋擲。方欲站住脚跟。身子一歪。早已隨波逐流而去。朱明被一陣浪花。將他身子一捲。竟如旋風作勢。愈轉愈緊。霎時間已深入湖底。無奈西湖荇藻交橫。下面

泥極鬆浮。根葉蕩漾。手足無可支搭。心知空明處。乃是水底。不敢向下鑽去。但從黑層層處。用力冒將起來。纔得透頂。又是浪頭兜蓋身子一滾。重新墜下數尺。如是者十餘次。力竭體重。漸漸掙扎不來。忽見水面浮出一物。首大如牛。渾身碧粼粼的毛。長有尺許。身子笨重。在那裏淌來淌去。朱明想着。這不是水牛。湖中又無豬婆龍。不知是何怪物。揭力冒出來。却好一根船腔木。浮到面前朱明抱住。子細看那怪時。兩角蟲起。有二尺來長。昂起頭來。只管噴水。那浪頭就高了些。心念發水之故。大約即是此怪。倘能除掉了他。豈不爲湖上人弭災解難。生怕不能制他。又傷了自己性命。轉念道。我橫豎已在水裏。不如速起神力。試他一試。遂覷定那根牛尾。踏住木頭。移近那怪身邊。將身一撲。拖住尾巴。很命跨將上去。那怪全不知覺。儘力噴水。朱明怒甚。在他腰間用力一夾。怪竟



大吼回頭。見背上有入。將身子亂聳。那知朱明不跌下來。因復儘力一夾。趁勢又把他頸骨一拗。怪已騰蹕起來。望前直淌。朱明被他顛落。却不料那根尾巴。已爲朱明扭斷。落在船腔之上。水勢更大。怪已不見。朱明淌行半里。方始近岸。此時驚魂略定。遂在隄上立着。那水猶沒膝數寸。雨不住點。裏湖水勢。奔迅衝突。直注外湖。澎湃之聲。充塞於耳。雷霆霹靂。駭怪萬狀。目眩神搖。較方纔出沒水中。又換一番景象。遠數南北山頭。自天竺雲林棲霞至葛嶺一帶。白雲滃然。游漾不定。恰似雨中景致。惟大佛頭寶石塔頂。迤邐至昭慶後山。天黑地昏。峯巒暗黝。一派模糊。不可辨識。俯視倒影。但覺黑雲萬道。自山罅噴激而出。層疊不窮。山脚石壁間。奔泉突瀉。自如練布。直灌裏湖。朱明看清水源。心知此水非關湖決。既在此山。又非江流灌入。其爲山中發蛟無疑。此時水勢浩蕩。

雨更大注。朱明禿頭危立。無可躲避。一路尋思。將擇沿隄人家。暫爲止避。望見孤山一帶。頽垣沒水。板扉竹片。蕩漾中流。山拗坦處。有人避水。團坐路隅。或三五人。或六七人。隱隱聽得兒啼女哭之聲。甚是悲涼。再向外湖一望。洪流滾滾。自六橋直至南屏。葑田萬頃盡失所在。那湖心亭子。四隅均被漲沒。但見亭角。翼然浮於水面。滿湖不見一船。看到近隄一帶。忽有畫舫。底已朝天。艙門窗榻。零落漂流。不知是誰家游船。陡櫻此險。猛然想到方纔落水。林公坐船。正泊此處。何以不見蹤影。莫非卽是此船。滿船之人。已與波臣爲伍麼。因想林公。探親到此。弱息相依。同罹此厄。天道未免憤憤。小斯。不知因何亦厄於水。雖然事已如此。只待水退。探訪音耗。再作區處。我且沿隄而行。回昭慶寺寓處。主意已定。轉身尋路。幸隄上徧栽楊柳。水浸數尺。未經漂拔。依樹而行。

就淺就深。不覺已到段橋。上了橋面。暫且歇息。此時朱明頭巾。早已失去。髻散髮披。又兼大雨沖刷。竟如海鬼一般。脚下踏的靴子。亦不知褪在何處。襪被水浸。漲緊如桶。一路水深沒膝。看不見地下草石。走不半里。襪底洞穿。脚趾已爲草根戳傷。覺得有些痛楚。無奈進退無路只得忍痛行走。迎面峯頭峭起。好鳥穿林。小樹欲活。的是新晴光景。却也無心觀玩。在一塊石碑下。掇了一方大石。倚山面水的坐着歇息。只聽橋那邊人聲嘈雜。你一句。我一句。驚喜駭怪。亂嚷了一會。只是聽不清楚。少頃。有人說說笑笑。走下橋來。却是兩個老者。一個後生。一眼看見朱明。齊聲道。咦這個時候。還有人端坐在此。除非是淹不死的烏龜。朱明立起身來道。列位休得取笑。我是游湖覆舟。落水後淌過岸邊來的。因有同舟親友。生死未卜。故在此打聽。列位從那邊來。曾聽見今日湖中。遇

救者有甚人麼。那後生道。這又奇了。今日裏湖外湖。翻掉船隻。不知多少。須待晚來。錢塘門湧金門船埠查點回船。纔有數哩。若是救起的人。更難打聽。我們從松木場到天竺去的。因曉得湖裏大水。耽擱半日。走過昭慶山門外。不料一座涼亭。被風吹倒。壓死了幾個人。寺中正亂着哩。二伯伯你聽那茶店中說的。是城裏裴公公家祖塋裏出了蛟。一禍老者道。出蛟是不奇的。記得他家葬墳。請徧有名風水。說這穴是真龍潛伏。只怕被破掉。如今不知是不是。你這位先生。口音是遠路。幾時到我們杭州的。方纔說同舟被溺之人。不知生死。倒要請教明白。朱明走近前來。深深一揖道。小生朱明山西人氏。因路過貴處。在湖上小住。借寓昭慶寺。今早帶一家童。沿隄游覽。不期遇得世交故人。招小生登舟。敘談許久。突遭此災。小生落水。略諳水性。泅到隄邊逃生。萬一因見他們所坐之船。

底已朝天。諒俱覆溺。惟未得確耗。是以滋疑。老者道。船底朝天。多分是覆溺的了。未識貴世交姓名籍貫是何等樣人。朱明答道。是江西人。姓林舟中帶着他兩位小姐。家人小子。并丫鬟共是六人。小生落水時。船却未覆。不知何時被溺。老者沉吟半響。那後生插嘴道。是了是了。剛纔有昭慶寺的香火。說發水時。他在隄上。見湖中漂來一人。他就拾着一根竹竿。將那人衣服擦住。拉到隄邊。又叫兩個人相幫。始得撈起。豈知那人身底下又是一人。牽連起來。竟救了兩個。都是白鬚白髮的老頭兒。問他來歷。說出姓林。原來是主僕。你道因何牽連。也是忠義之氣。感動神明。故能死裏逃生的。他主人落水。老僕趕忙跳下。鑽入主人身底。要想馱他起來。所以一個在上。一個在下。豈不是義僕哩。後來問他住在何處。他說還有眷家。同時被溺。要在湖上覓一下處。倘被人救起。就此尋覓。否

則打撈尸首。也是要緊。不知何人哄傳到城中。卽有縣裏差役出來。說是縣主奉撫院之命。如係江西林老爺。卽便雇轎。送他們到署。再留差役探訪家眷。林老爺本來不願。因縣主巴結上司。差人十分敦促。登時坐轎進城。那香火得了四錢銀子。是差人摸出來的。我在茶店聽得明白。不知是這位的世交麼。朱明狂喜道。據你說來。一些不錯。後生道。這那裏有錯的。約略此時纔進撫臺衙門哩。朱明道。林老爺遇救。使我放心。但他老年無子。止有這兩位女公子。此番攜帶來杭。也是爲了女兒的事。到此深親。倘有不測。老年人傷心極矣。老者道。此事還須明日細訪。我門湖上船多。或者有人救起。也未可知。天已晚了。我們要到天竺，趕還七八里路。不暇深談。此去過橋。沿隄一直可到昭慶。你亦該回寓養息了。說罷。三人一齊舉步。道聲失陪。彼此拱手而別。朱明也不回答。看他們三人

一徑望孤山走去。此時雨點已住。水又退去尺許。一帶長隄。全然現露。只是雲容黯澹。暮色蒼涼。水面微風。吹到身上。却是浸透衣裳。冷如冰結。漸漸的發起抖來。聽那後生的話。林公遇救。倒也十分可信。但船中多人。不知是死是活。因想在船與紅玉姊妹主婢相見。雖不過頃刻晤對。不能逼視其貌。然劈面看來。不特紅玉品格端重。自是載福之器。那碧玉方在髻齡。部位上亦無短折橫天之徵。就是這了頭。也生得豐肌秀骨。廣額方頤。不似終於下賤的。小廝朱玲。素來受老僕朱景鍾愛。並非不壽之相。那林家小童。恰比不上來看他相貌亦不十分輕賤。諸人竟不遇救。則是命運風鑑一無可據。我朱明從此不談星相可矣。輾轉沉思。滿望再有人來。或者問些消息。那知坐了多時。寂無影響。但有湖中的水聲。與林間的鳥聲。嘈嘈雜雜。覺得耳煩心躁好不自在。正無聊間。忽聽得前面跬跬。隱

隱有哭聲。卻又哽噎不出，忙立起來。依着聲息上前審視。走了四五十步。那哭聲忽近忽遠。忽揚忽抑。總是聽不清楚。重復立住細揣。又像伏於草際。酷似女子聲口。遂轉向外邊尋來。果然聲音愈近。原來此地是外湖隄上。最熱鬧所在。去聖因寺不遠城中大家別業。多所古廟禪林。宋元遺跡均在左近。著名勝景。如平湖秋月。更爲游人憩宴之地。是日突然水漲翻江倒海。自後山而下。不知底止。居人盡室奔逃。加以晡時卽雨。游人本來稀少。所以倉卒之間。水勢雖平。尙是無人走動。看那牆坍壁倒的院子。倒處皆是。失明走時。正是一座社廟的前面。卻有幾株桃杏。已被大風吹折。一叢雜樹。夾着新蘆。遮斷湖光。尋不出下船的去處。望到廟後。乃是山谷樹木陰翳。絕不見一人影。那哭聲從耳朵裏直鑽。朱明着急。滿心要救他起來。撥開蘆葦一看。固然是有一男一女。在那裏托拽一眼認



定紅玉。叫道妹子。你如何起來的紅玉看是朱明忙道。如今我哥哥來了。快些放手。重重謝你便是。朱明猜到幾分。回過臉來。向那男的道。這是我妹子。想來是你救起。妹子却又爲何哭泣。紅玉道。這位先生救我起來。要回到他家去。妹子不肯。在此扭結。朱明道。既是救命恩人。禮應報答。今日難中。怎麼有銀錢。且同到寓處商量。那男人嗤的一聲冷笑道。誰要你酬謝。你口音是山西。他是江西。怎冒認兄妹起來不瞞你說老陶是殺人救人的。今日湖中發水。我在提邊看他淌過來。因見他的姿容。正合我的用處。纔肯撈他一撈。若說銀錢。老子在閩府裏見得多。怕不夠使用。要你謝禮麼。你這漢子快走。老子拳頭兀是無情的。朱明憤從心起道。你管我江西山西。兄妹豈可冒認你救命之恩。本是可感。然乘人之危。逼勒起來。真與強盜無異還要說禮做甚。那人指紅玉道。你也是個潑賤貨。

見他年輕貌美。賽得過我老頭兒。就把路人叫起親哥哥來了。朱明忍耐不住。伸起拳頭。劈面打來。那人不防。向後一退。朱明又是一拳。跌入草中。扒不起來。紅玉赫得發抖。朱明趁他跌勢。飛起一腿踢將去。撲通一聲。但見湖中水痕泛起。那人穿了兩穿。霎時不見。紅玉遂把那人救他之後。如何盤問。如何哄騙。要領他回去作妾。並自己誇說的話。述了一遍。朱明愈想愈氣。心裏便直跳起來。

第三回 感深恩劫後托終身 明大體佛前請結義

朱明氣了一會。暗忖這老陶仗着妻監的勢力。乘人之危。平白地戲辱官家的女子。我本當再去尋他。給他個紅刀子進去。白刀子出來。好爲社會上除去一隻害羣之馬。但這時天已不早。那無情金烏要從西山墜下。我一走。單剩下我這世妹。我是爲甚麼來。又何苦逞着血氣之勇。拚同那斷拚個死活。更深夜靜。叫我這世妹有些提心吊胆。憑我自己的良心。越發不能過去。眼見紅玉渾身水淋淋地。的是像一朵水仙花。鞋穿腳腫。走起路來總覺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。朱明見得到只管扶掖着要走。紅玉羞得面上發燒。心裏老大着急跨不得兩步。力已用盡。朱明却也會意。便道世妹既不能行。愚兄一發背進裏邊去罷。說罷把腰灣倒。湊着紅玉。挽住他一手卻白

已一隻手翻到後面。輕輕托起紅玉雙膝。放步而走。紅玉雖只弱質輕盈。無奈渾身浸濕衣裾重滯。到也十分累墜。不是朱明力量。那兩個肩膀。幾乎要壓折了。三脚兩步。早到社廟門首。那知這廟。是三間頭門。接着穿廊一道。便是大殿。穿廊之旁一邊一棵大銀杏樹。約有四五尺圍圓。高過飛簷。密葉叢枝。遮蓋天日。一邊是座花臺。雜蒔花草。朱明自外走入。初覺空處。尚有微光及進了門。登時暗如黑獄紅玉遍身無力。壓着朱明。恍如死人一般。朱明到此滿想背進殿上。覓下一坐處。然後釋手。省得他受些勞頓。一直背過穿廊。覺得自己足如重繭。跨步狠不靈便。眼前火星閃爍。只是不見廟中一件東西。忖着已是大殿。地下磚泥平坦。放膽好走。那殿上都有長生琉璃點着。挂得太高。殿門上護接的橫遮。可巧低煞。從外望進。全無影子。剛剛舉步向前不提防窗廊盡頭。尚有階石三級。儘

力一踢。那五個脚指。痛將起來。手勢稍鬆。連背上的。直撲進殿門之內。阿唷一聲。急忙順勢。將紅玉忽按住旁邊。猛然眼前一亮。纔知道殿中本非黑暗。趁着照光。紅玉紅面色。己如灰土。兩眼插入眶中。口角間白沫迸流。朱明大驚失聲道。不好了。回首看了紅玉。神情變異這一嚇。把自己身上疼痛。都不覺得了。却喜殿上琉璃雖不十分明亮。倒也照得清楚。瞥眼看見殿中間緊靠石供桌。一條拜墊。橫在那裏。忙將紅玉頭面托住。轉身緊抱他身子。跨進門檻捱了幾步。望拜墊上放下。重新候過氣息。却也不甚冷。又見兩眼。不似方纔起水時。張開直視。又再把兩手次第診過右手寸部。甚是洪大。連着關脈微帶弦勁。右寸洪數關似稍平。但濡軟無力。兩尺不起候。明是厥驚痰壅。病在心絡。料他自落水至起水。己是半日。驚憂恐。一時攢集。神思己是不定。加以濕衣黏裏。寒侵內

藏。營衛驟虛。陡然顛撲。氣不攝神。故至昏迷厥暈。症如中惡。若是急治之法。葱薑搗汁。灌飲摩擦。以宣達而調和之。自可應手奏效。如今那裏有此二物。且待定一定神，或者也會醒來。因思把他身體橫睡纔好。無奈拜墊欹斜。一邊沒脚。正是睡不牢穩的。急向神座旁邊。摸了兩塊磚頭，却有二寸來高將拜墊外邊兩角。微微掀起。塞進磚頭。却好四平八穩。纔把紅玉橫躺其上。自己在殿中踱來踱去。想着。如再不醒。只得待到天明。打算藥物纔好灌救。但是夜色正長。濕衣冷氣漸深。這事終究不安。想到沒法。不覺步出門邊。抬頭一看。原來有方匾額。是西冷古社四字。因再走到神前。看那神龕外。立著牌位。金書宋勅水仙王五字。看了下來。向拜墊上一望。不防紅玉身子已是側轉。面向裏邊的躺著。朱明大喜。疾忙進前細認。不覺撲將下來。把紅玉面孔捧定。連聲叫道。世妹醒來。

紅玉闔眼覷定朱明。淚珠直流。悲得說不出話來。朱明釋手道。世妹靜養片刻。此時切莫傷心。方纔愚兄路遇三人。知道老伯。爲人救起。已有府縣差人出城。接進撫院裏去了。連一老僕。亦未溺死。世姊天性至孝。大都未得老伯消息。如此傷感。愚兄救得世妹。正以露處爲憂。一時未曾奉告。轉累世姊思親痛切。驚厥不安。倒是愚兄不是了。紅玉道。此信果確否。怕是傳聞之誤。還仗世兄細探。朱明道。信是一些不錯。世伯客游到此。杭人大半不識。適聞說來姓名籍貫。無一不合。這是無疑的了。如今權過一宵。明晨暫送世妹到昭慶寺住了。愚兄進城親見世伯。一來問老年人安否。二來世妹得生。也應該安慰安慰。紅玉點頭道。此話極是。只是煩勞恩兄。如何使得。說着掙扎起來。便要向朱明叩頭。朱明知覺。急忙止住道。世妹初甦。怎可勞動。且安坐養息一回。紅玉亦就坐下。朱明抽空。

將殿柱上繞着的琉璃燈索。解開放下。開了燈架的門。那燈花結得一球。光焰閃動着。黑層層似滅非滅。隨在石桌上拾了一枝燒熏的竹簪。輕輕剔去燈花。覷右邊燭山上。剩有許多蠟燭頭。隨手拔下一枝大的。在琉璃內點着。仍舊插好。乍覺殿上通明。然後將琉璃扯起。看到殿上光景。不是久無住持的。想着身上濕衣。夜深冷氣。兀是難耐。紅玉衣衫亦是濕着。這苦更不堪受。因向紅玉道。賢妹坐着。休得心慌。愚兄要到殿後尋些柴火。烘烘衣裳哩。便又點了一枝蠟燭。大踏步進去。忽想進來跌昏。未將廟門關好。却也不妥。遂重出殿門。走過穿廊。將兩扇栗樹大門。砰的一聲關住。却無門門。暗頭裏摸去。總無覓處。門邊却有一隻石臼。重可三百來觔。朱明奮起神力。兩手一撮。望那大門中間一堵。安排已好。進了殿中。重叮囑紅玉。放心靜坐。一直來到殿後。却是一重石砌土牆隔住。



正中有門虛掩。順手推開。見兩邊僧房數間後面廚竈。連過圍牆。覺得飢腸轆轆。因先入廚房搜尋食物。那知這廟中竟無隔宿之糧。東翻西倒。只有一個腌菜罐。內有隔年冬菜。隨手撈出一棵。概了一概。嘗嘗看。那知又鹽又臭。只得仍收罐內。此外兀自搜索不出。再推進左首僧房裏去。滿想或有化來吃膩的米。便也顧不得別的。煮一口飯。和腌菜胡亂吃些。那知這房內。只有一張竹榻。一條破被。榻旁橫着板桌。上置瓦燈瓦壺茶碗數具而已。其餘不見箱櫃等物。料無食物起藏。心中甚是詫異。又到左邊窗外一窺。却有棺木三四具。不知是人家殮厝的。還是空棺寄存的。也就無心細看。復到廚下柴堆中。抽出一捆茅柴。肩到殿上。也不向紅玉訴述僧房情景。離着拜墊。塌地坐下。先把身上一件舊青綢直裰脫下。一面燒起火來烘着。因勸紅玉也脫下烘燥。紅玉罩黑綢夾襖。白綾裙。裏面恰襯

銀紅羅小綿襖藍綢夾袴。那綿襖被水浸濕。緊裹上身。雖把外襖裙子烘乾。仍不免渾身水氣。朱明令其移坐。向火脫下裏衣。紅玉不肯。只將外面的向火烤着。朱明看直撥略乾因披上身去。將小衣褪下。再烘。復想紅玉綿襖未卸。靠着這烈騰騰的火。水直逼到裏邊。豈不釀成大病再三婉勸道。愚兄與賢妹患難相遭。此時正宜從權。雖赤膊相向。賢妹豈以爲狂。如不嫌醜。愚兄直撥。先爲賢妹一披自可解下裏衣。萬勿固執。致因水火交攻。感而成病。紅玉因他語意懇摯。又想到此番救命之恩。合着春秋鐘建季芊故事。私下已定了主意。也就不必怕羞。朱明說罷。早將直撥脫下。一手遞過。紅玉接了。依着牙明所說。褪出綿襖夾袴。向火翻弄。朱明赤着上身。幫他添柴撥火。兩人對坐深談。愈加親密。把各人的肺腑都說出來。紅玉面色被火光逼照。兩頰緋紅。說到中間。忽然低頭忍住。朱明

驚異。再三根問。紅玉道。妹子九死一生。蒙恩兄援手。粉骨碎身。無以爲報。此時兩人宿於廟中。恩兄秉禮君子。妹子雖愚。亦知廉恥。但瓜田李下。總是嫌疑。人之多言。亦可畏也。倘有混造黑白之人。那時妹子求死不得。是以展轉於心。未有良策。奉稟仁兄。家父此去。原因妹子姻事未諧。自己年邁。族中無賢可嗣。素性寡交。戚友不多。卽有亦難付託。因仰清門世德。太夫人義方之教。恩兄賢達令名。就近到杭。差人至府。意欲附爲婚姻。昨日湖濱巧遇。方喜合由天作。乃一席寒暄。知閨中已有賢助。大失所望。妹子牕後竊聽。亦覺心如冰冷。何期忽遭奇災。重蒙大德。使妹子與恩兄。無敵體之緣。而有切膚之感。今日之計。妹子若事他人。何以解今宵之曖昧。如其矢志不嫁。又何以慰老父之桑榆。恩兄若鑒苦衷。收諸妾媵。此再造之恩。無異生死而骨肉也。妹子意決。明日稟明家父。

。就此隨恩兄而歸。惟恩兄哀而許之。朱明失驚道。賢妹此言。教朱明何顏生於人世耶。無論賢妹名門淑女。愚兄忝在世交。斷無屈爲妾媵之理。就論目前情事。賢妹溺而不死。愚兄聞聲赴援。剪除強暴。固非從井救人可比。况同舟共難。豈有見而不救者。是愚兄之援手。本無所要。卽賢妹之感恩。不必言報。如謂此時同宿廟中。難於表白。試思賢妹同歸。人之見之者。其謂之何。不特無以明疑。竊恐反以坐實。賢妹所言。愚兄直以爲下策。斷不可從。紅玉見朱明峻拒。頗不自安。沈思良久。復笑向朱明道。妹子所見卑淺。適聞正論。茅塞頓開。但思古有鐘建季芊之事。妹子今日所遭。無異於季芊。而恩兄所爲。實過於鐘建。當日季芊若不相從。則負逃之恥。終不可洗。妹子以季芊爲是。諒天下不以妹子爲非。恩兄若不俯從。妹子死無日矣。朱明道。賢妹之言差矣。鐘建無妻。愚兄有室。

假賢妹以今夜之事。耿耿於心。似乎舍此。決無善全之道。然愚兄倒有一策。舍問與府上世好。本是通家。昨日舟中。家老伯青眼不以尋常世交相待。復令禮見賢妹。因此識面之緣。遂結死生之誼。是愚兄與賢妹論分則疏。論情則親。若泛泛通家兄妹稱乎。未免名不副實。依愚兄主意。不如結爲兄妹。解此一段嫌疑。日後爾我相逢。友于之愛。無異同胞。況且老伯初意。也只爲愛女情深。艱於付託之故。愚兄得爲賢妹親兄將來府上事情。自當竭誠盡力。老伯也可安心了。天明回到寓裏。愚兄就進撫院衙門。見過老伯。將此話稟明。老伯定是歡喜的。紅玉道。依兄所言。能使今夜之嫌。泯然無跡。不留着旁人話柄。妹子敢不遵命。未明不勝歡喜說話之間。兩人衣服俱已半燥。將就可着。止紅玉襪履。不使脫卸。朱明鞋落水。襪底洞穿。早赤了脚。因各把衣服穿着起來。紅玉見朱明頭髮散披。在

自己頭上。拔下金簪一枝。替他挽了髻子。兩人起身。便在神前拜將下去。訂了兄妹之交。自此紅玉叫朱明二哥。朱明稱以大妹。相見親熱。居然同胞。友愛之情。無心流露。紅玉聽了朱明這番議論。覺得心地坦然。把方纔拘執之見。消化盡淨。於是重復坐下。閒話一番。朱明恐他勞頓。叫他在拜墊上打盹。紅玉那裏肯依。朱明自覺口乾舌燥。看看天尚未明。因向紅玉道。大妹我適間向廚下取柴。順便搜些食物。點點飢。誰料這廟清苦。一無所有。記得後牆邊擺著水缸。想來茶是弄得出的。我要進去燒茶。實在渴得要死了。紅玉說道。二哥既要茶吃。妹子還該同去。說着點起一條燭頭。兩人到了廚房。只不見有茶爐。只得揭一鍋蓋。尋了一隻碗。到牆邊取水。一連灌了十來碗。已是半鍋。紅玉燒起火來。卽走到僧房內。那茶壺茶碗拿着。尋到抽屜角頭。居然有一個小瓦瓶內貯茶葉幾粒。不禁喜出望

外。忙取到了廚下。待水沸數過。沖滿了一壺。攜着茶碗仍到殿上。對坐清談。朱明又把守經行權的道理。講了一會。紅玉歡喜非常。毫無倦意。與朱明親熱之中。更加敬重。到了天明朱明打量回寓。安慰紅玉坐等。出去雇船。依舊撥掉了石臼。正在開門這廟中的一個老和尚。一個香火。跑回來了。見了朱明。便施禮問道。相公從那裏來的。我門昨日發水時。怕水淹死。望雲林一路逃走。連廟門也未關好。水退已晚。心中想廟窮得狠。橫豎沒有值錢的東西。就在雲林過夜。此刻纔回來的。朱明道。長老便是此廟住持。我門是游湖被水。七八人止留得兄妹兩個。餘者不知死活。起水之後。無處投奔。因在此佛殿上過夜。糟蹋了長老的柴草。烘火燒茶。如今要僱船到昭慶寺去。只得改日來謝了。老僧道。我門出家人。仗着布施。吃的用的。原不費錢。况區區柴草。後山儘多。相公不必介意。只

是貧僧未盡地主之禮。着實心裏不安。相公說。要叫船。貧僧便去代雇。說着叫香火沿湖看船。自己同朱明走進。見了紅玉又恭恭敬敬上前施禮。讓過了坐。就在下面陪着。朱明本來極惡和尚。看這一個老僧。那也清苦可憐。與了空牀凡等油頭紫面的。判若天壤。不多一會。香火雇定了。船家進來。講定價錢。一百四十文。兄妹兩人。辭了和尚下船。有頓飯時已到昭慶。兩人上岸。轉過一條街。纔是山門。紅玉一步一跌。朱明也顧不得。只好攙扶着了。不妨跨進山門。劈頭來了了空和尚。



第四回 無情反覺更多情 喜劇無端變惡劇

了空當時臉面之上。故意現出嘻天哈地的樣子來。向朱明遙。昨晚一夜不見相公回來恰叫人在湖邊打探幾回。原來是好好的此時從那裏來。這位却又是誰。那尊管何以不見。朱明含糊答應了幾句。看了空兩隻賊眼不住的望着紅玉。覺得不甚睬他便道。偏偏昨日的大風。把山門外亭子吹倒。坐着避雨的人。壓死一個受傷了幾個。街坊人說亭子年久失脩。鬧出人命。却是寺裏的事。屍親到來。聽了這話。就來纏擾。鬧了一夜。許下十吊錢。尚不干休。我了空的性子。甯塞城門。不撞狗洞的。刻正要進城。請縣裏出來相驗。聽官斷結。失陪了相公。事畢再敘談罷。說着就走。朱明見了方纔情形。甚是不快。且喜他進城。了空暫時放心。遂攜着紅玉。一直

走到寫房門首。忽然跌足道。昨日鎖門之後。鑰匙在小廝身上。此時如何進得去。正在遲疑。忽見小沙彌迎面走來說道。相公回來了。家師很記挂着哩。那位小哥。却在那裏。朱明道。他同落湖中。未知生死。我正爲鑰匙在他身邊。不得開門。只好扭斷這鎖罷了。小沙彌連忙住住道。扭掉可惜。家師處有配得上的。停刻他回。我去拿來。此時且請相公同那小姐。到禪堂坐坐。相公尙沒用飯就在禪堂裏用。也便當些。原來朱明那日貧寓之後。小沙彌常來張羅。看他生得眉清目秀聰明之中。尙帶厚實。知他出身不是賤惡。盤問家世。心上着實憐他。這時見他十分殷勤。也不起疑慮。轉身跟他走動。從天王殿左邊夾街。抄出羅漢堂後面。又過轉藏殿門。忽見東首一帶廳房。花樹葱籠。有雕壇隔着。小沙彌先跑進去。到東邊屋裏一望。回了出來。領兩人進西屋去坐下。朱明知是那邊有人。却不在

意。誰知那邊的人。因小沙彌一望。知道有人進來。都在簾縫偷瞧一眼。認定了紅玉。不覺叫道。這是大小姐麼。紅玉隨及坐定。聽那聲音怪熟。那人已掀簾進來抱住紅玉嚎淘大哭。登時淚如泉湧。方認得是新燕。忙走上前。勸住了哭。三人重新坐下。各道遇救情形。不免又想起碧玉傷感了一回。朱明問道。這也奇了。如何我寓在昭慶偏是這寺中的人。救了老伯。如今新燕姐。也會到這裏來。大家碰在一堆兒的。新燕道。朱相公有所不知。昨日落湖。奴因戀着小姐。很命鑽出水面。隱約看見朱相公在水裏不住的泅。只差一箭路假使近到身邊。只怕朱相公起來時。奴也會起來了。不是比小姐先會見麼。至說到這裏來。小奴怕還不是好事。奴幸撞着鄉下人的船救起來。他到說了錢塘門。再替奴打聽親屬。誰知上岸在茶店歇息。多人盤問。奴說出老爺。就是那和尚聽見了。一口担承。說老爺是他門寺

裏救的。叫幾個沙灘領着就走。鄉下人大約爲要謝禮。不肯放手。奴亦將信將疑。後來茶店裏人。衆口一詞都是趨奉和尚的竟不由分說。把鄉下人趕走。逼着奴到了這裏。奴看此處。不可久居。今日之聚。不知是禍是福。相公進城總要早回朱明點頭連丟幾個眼色。三人默然不語那小沙灘已領着人送進飯來。一見三人同坐。怪道。原來這位小姐。也是相公一家人。那飯不必兩起擺了。一面擺飯。一面招呼。窗外人進來。朱明看去。却是一個婦人。年紀三十上下。指着紅玉向新燕道。姐姐如今有伴了。走到紅玉面前。仔細一瞧。失驚道。呀這位姐姐。脚上都溼的。可惜奴家帶來。襪履只有一副。哦有了有了。停會奴去拿來。替姐姐換過便是了。因問紅玉來歷。紅玉不解其故。未及回言。朱明向他略述幾句。那婦人顛頭播腦轉身打個照面道。相公小姐們用飯。奴家再來罷。朱明也甚是詫異。鬪新

燕寺裏那有這樣人麼。新燕道。方纔奴進來。也來胡纏。他說他丈夫阿四。是寺中當家了空的親戚。時常到此。每逢二六九月香市。了空叫他接應女客。據我看來。這也不是好人。朱明道。你們只管當心趕緊吃飯。我好進城早些回來就是了。朱明拿過一碗飯。揀些素菜。要到外間去吃。倒是紅玉拉往道。倉卒之中。二哥何必拘謹若此。今日連新燕也不消守主婢之禮。竟是一同吃罷。朱明也就坐下。三人吃完了飯。小沙彌領人收拾過去。朱明拍着小沙彌肩膀。叮囑幾聲。然後辭了紅玉主婢而去。那知撫院衙門。離府縣甚遠。朱明一則要趕見林公。二則進寺門時。就知了空報官相驗。深恐他事畢出城。對於紅玉主婢不懷好意。大三步小兩步似的。一口氣已跑到撫院衙門。却被門官拒絕。並言林公不在衙內。朱明撲了一個空。條地怕起來。仍尋原路而走。路上有人。也是要到城去的。朱明跟着同

走。不妨出得城來。却是湧金門。於是再問錢塘門的去路沿着城牆根走。只見遠遠一道黑烟。夾着紅光。在東北角上。擁將起來。越走越近。漸漸的黑烟不見。都變作了紅光天已昏黑。暗揣莫非晚鼓。怎紅光裏面。火星穿綽不定。迎面已有幾個人揹着箱籠過來。朱明要問個明白。那些人喘息不定。都像說不出來的光景。以後來者愈多。最後有一羣女人。拉着孩子們。提藍背凳。在那裏自言自語。朱明纔得聽清。是昭慶寺僧房裏失火。不覺頓足叫苦。想道昨日千幸萬苦。救得紅玉今日又失了火。了空想已回寺。此時主婢。不知若何。事已至此且到寺中再處。原來這日朱明進城。日已過午。紅玉主婢。對坐禪堂之內。新燕已將了空如何糾纏。左氏如何哄動的話。一一述過。兩人刻刻隄防。只守着朱明早回。再作區處。左氏用話說過。新燕已猜得一二不比那窖裏的人物。此番窺探。曉得紅玉是他

主子。想到新燕如此。主子的身分。自不必說。因亦不十分糾纏。倒常來陪伴說笑。甚是殷勤。到了申酉時分。寺中的人。都往門外看驗屍。紅玉着急。與新燕相對而哭。心下安排。若是了空敢行無禮。拚着一死不多時。小沙彌進來。問阿四奶奶那裏去。紅玉回他出去。只聽見講堂對面耳房內。嘻笑之聲。達於戶外。但聽見說他竟是個石人。却見左氏領着了空進來。紅玉猛吃一驚。縮身要避。了空便道。小姐請坐。這裏來的城裏大衙門官太太。鄉紳家的小姐。貧僧都親身酬應。若是尋常香客。原是知客門照管。今早爲了報官相驗的事。忙了半日。此時纔得空兒。所以特地奉陪。小姐休要見怪。紅玉靦然不答。左氏領進了空。也不則聲。就溜了去。新燕見勢不佳。答道。我家小姐。因落湖遇救。到貴寺原非進香的可比。大師無須應酬。儘可請便。了空一片熱心。却被冷言冷語。兜頭一蓋。好不白

在。便道。我門出家人。最怕得罪人。總要應酬纔是。小姐只是不理貧僧。叫貧僧如何落得臉來。一面說。一面把椅子移近上邊。緊傍紅玉坐處道。不是貧僧無禮。如今要求小姐賞個臉兒了。新燕纔起身來。立在紅玉面前。已避到上面供桌之上。佛龕之下。了空一不做二不休。只索放出生擒活剝的手段來了。說道小姐避到那裏去。快理我一理罷。和尚等不得了。說着已推到身邊。紅玉怒從心起罵道。你這賊禿。理你怎麼。不理你怎麼。了空道。小姐理我。同到我禪房裏逛逛。就是小姐不理也要去逛逛。紅玉見事已急。一眼看見供桌上一隻古銅蠟臺。高三尺許。順手一推却好隔著桌子。跌向外邊。正中了空腦上。戮進了二三寸。了空阿呀一聲。負痛拔出。大號而去。新燕在旁。看見了空一頭的鮮血。兩手捧住。連袈裟都染紅了。一時闔寺鼎沸。有幾十個僧人。望着了空房裏的走。看了出來。



都說道反了。這小娘子狠會下毒手哩。紅玉新燕眼看這般光景。那不着急。却已拚著一死。倒覺心地坦然。那左氏先在窗外。看見了空胡纏。及紅玉推墮燭臺。早已隨著了空進房。伏侍他養息。却又要顧着紅玉。遂忽忽回到禪堂。叫幾個小沙彌。領叫他主婢二人。到客房外面。同那些女人會會。紅玉新燕主意已定。不知不覺。被他們族擁而去。一班小沙彌把紅玉新燕擁到客房外面一間屋裏坐下。先前那沙彌。亦在其內。說道小姐們請坐。等阿四奶奶奉陪。我去捧了茶來。還要看家師去哩。紅玉先在門外一瞧。却是平屋無樓。上面連着矮牆。牆外一帶大廳。石砌堂基。却與牆齊。頂平無瓦。是磚灰砌塗成的。裏面釘上幕板。甚是結實。面前小小天井。四圍皆牆。想着左氏說送客房裏面。莫非就是客房麼。却又並不見有女人。心下狐疑。沙彌提着茶壺三四隻茶杯進來。左氏也隨後跟來却在着壁

一塊地板上。用腳踏了幾下。只聽見豁的一聲。這塊板已掀起來。有兩三個婆子。踏級而上。原來此處。方是地窖。新燕進前一看。裏面燭燭輝輝。好像有一座廳房。嘻嘻哈哈。甚是熱鬧。又有嗚嗚哭泣之聲。左氏便走下去叫道。尤嫂子。如今好了。有你兩個同心人來了。下邊應聲而出。一個絕美的婦人。不過二十來歲。走將上來左氏指引他。一同走下。把方纔的事告訴了他道：看這位姐姐。不信有這等氣力。也是數該如此。我們可以商量出去的法子。且莫與下面人知道。你們都是同心。正可敘談。我剛聽見和尚流血不止。叫人到西房裏請一五臺山人挂單。來替他醫治。我且探聽一遭再來。左氏去後。三人仍坐下了。彼此通問。紅玉新燕纔曉得他是寺隣。丈夫尤大。開糕餅店的。他母家姓吳了空在他們前。看中了他。幾次叫人哄誘。全然不動。三日前趁著尤大不在店裏。竟叫人強搶了進來。

。藏在窖中。百般蠱惑。幸虧左氏。爲和尚信用。替他招架。着實周旋。方得無事。紅玉聽罷覺得可敬可憐。新燕目不轉睛的呆看。更是十分親熱。兩人因把自己落水遇救。到寺怎樣抵當了空。從頭至尾述了一遍。話到投機。已是初更時分。吳氏仍在窖裏坐着。紅玉昨夜未睡。困乏已極。欲將兩條長凳並攏。權將歇息。左氏來告知。和尚兩次發暈。那五臺山正在洗拭頭上的血漬。聽他說他們祝由科。以術治病。譬如病在何人身上受來。就要移到那人身上去。我因此替姐姐擔憂。我想此賊。孽由自作。今日老天假手。了空受此大創。也是氣數盡了。窖裏的人受他荼毒也夠了。此時寺中。正在忙亂。不如趁此機會。把他放一把火。燒的乾乾淨淨。爲衆人報一報讎。紅玉說道此計不妙。寺中雖然忙亂。我們四五人連窖裏的算下去。也不過三五十個女人。那得中用。倘若機關敗露。或外面救得踴躍

。燒倒燒不成。還要追研放火的人。我門主婢同尤嫂子橫豎拚作一死。倒也不怕。只怕累及大衆。這計是斷斷行不得的。左氏道據姐姐說來。或是我門四個人。與他併命一場。乘他暈去。一齊動手。弄死了他。我們是女流。如何與和尚挾仇人。到官司那官府心裏明白。總是和尚不法。拐藏婦女。被我們拒奸格殺的。况有窖裏這許多活口。怕也抵不得命哩。紅玉沈思良久。吳氏聽見這話。復走上來忙道。阿四奶奶且慢。想姐姐說的朱相公他有拗龍手段。又救得姐姐出來。必有絕大本事。日間進城他原料着這禿。必然無禮。定要趕出城來。此時不過因事阻隔。不然城中錯走。不及出城。差不得半夜。天明總有消息。就是這禿性命。到天明吉凶已定。但得朱相公到了。就有主意。目前不必慌張。且各自歇息一回。再處罷。左氏大笑道。尤嫂子的才情。究竟是好的。怪道人家說着尤郎的武藝。真是

一對玉人哩。吳氏微瞋了一眼道。這時候還要取笑怎的。左氏帶笑而去。這裏新燕把門關上。將條凳頂門擺着。讓紅玉坐下。自己與吳氏談了一會心事。忽見紅玉花顏上紅一塊白一塊地。渾身上下。像節糠一般抖。兩隻腿就同搖鈴的模樣。床上更震得咯咯吱吱的響動起來。嚇的新燕臉上也變了顏色。

五 琴 骨 圖



第五回 禿顱作法自焚身 弱女逢凶幸脫禍

新燕慌忙向吳氏道。看我家小姐這種樣子。莫飛中了那五台山惡僧的魘魔嗎。皇天菩薩。這是怎麼好。吳氏未及回答。紅玉卽抖着問道。這這這個可不不是好的。我你落水時受了寒涼。這時便發作起來。就同害了瘧疾差不多。用不着這樣的大驚小怪。左氏道。這不是說過的嗎。『他們祝由科以術治病。病在何人身上受來。就移到那人身上去。』果然這姐姐中了五台山惡僧的魘魔。就該頭腦上淌下一臉的血。才是移的了空的病症。三人說了一會。幸喜紅玉因臟腑裏寒氣未能盡除于今又不是患的瘧疾。一會子自由自性的出了一身的汗。就如沒有病的一樣。新燕被吳氏生拉活扯的引到窖中。看看那些婦女。也有扮得狐狸精似的。在燈下圍坐說笑。也有

面帶愁容。眼淚汪汪的，在暗地裏坐着。中間擺着一張長方桌。上面鋪一座胡牀。桌上却排列許多玩耍雜件絲弦樂器。點些大蠟燭。照耀得錦晃晃的料是這賊禿行樂的所在。心下覺得害怕。也不甚去細看。依舊同出宮門。看紅玉已是熟睡。兩人靜坐。忽覺耳邊人聲嘈雜。心頭突突跳跳起來。那屋子四圍是牆。聽不出是甚麼響動。俄而一片神號鬼哭。愈近愈多。新燕只得推醒紅玉。要開門去看。紅玉夢中驚醒。不知所爲。只見左氏氣喘吁吁的進來說道。姐姐們好了好了。這賊禿死了。紅玉慌道。怎就會死如今我們怎處。左氏道不妨不妨。寺中火起是燒死的呀。我走出去。又到他房裏打聽。那五臺山的正在作法捻訣書符。誰知房裏點的幾對大蠟燭。都有四五觔重。那行曇口裏念呪。手裏拿符。要望燭上去燒。不防袖子一帶。把蠟臺拖了下來。火燒了衣服。行曇忙把身子亂抖。不料愈抖愈旺。裂



婆已燒作十幾段。七飛八舞。着處便燒。却好一段落在了空帳頂上。引着床頂板帳子四面都燒。了空裏住亂嚷亂跌。總是鑽不出叭不起。行疊在地上躺着。已是皮膚焦黑。兩隻禿驢只是喊叫火勢。儘在房裏穿繞。四面通紅。我竟看呆。直至透上了屋。纔出來叫人。誰知東西兩帶房間。這些和尚。都如死人一般。再也喊不醒。我又不便推門。打戶。只得喊到外面。喊得舌燥口乾。纔有五六個道人。及兩個小沙彌。趕了來。已是走不進去。此刻連西面十幾間禪房。一齊都燒。恐怕越過牆去。要燒到大殿哩。外面人聲鼎沸。想是救火的都來了。停刻水龍官府到了。不知救得熄救不熄。只是我們在此。如何逃得出去。姐姐們窰裏人曉得不曉得。叫他們出來聚在一處的好。老天老天。今日能夠出去。這也是你有眼睛了。衆人正在發急。聽得外面屋上脚步聲響。直向西面而去。吳氏暗喜。紅玉跨出門來

。抬頭一望。這天上的紅光。與牆頭相映。好似雨後晚霞。鮮豔奪目。中間火星噴射。如毬大的。如斗大的。不計其數。忽然東南角上兩條火龍。因風盤舞。一上一下的在那裏鬪起來。衆人看呆。有幾個窰裏出來的。不覺大叫。左氏連忙止住道。這是僥時候。不想逃命。還看得有趣麼。那叫的倒不好意思。衆人想不出逃法。風聲怒號。火勢愈緊。一段濃烟冒起。聽得豁琅琅一聲。忽地明亮。火又近了好些。單是對面牆外的大廳房。未曾燒着。左邊一帶牆坍壁倒。聲息相屬。猛然見牆外有一個人影飛來。越去捷若。猿猴接連幾縱。已跨過來。紅玉看他手中拿著一枝長幹的傢伙。聽得屋上像鑿子鑿下來的。響了幾下。這渾身磚砌屋格格震動。轉眼間幕板洞穿。那人伸手下來。將板扯掉四五塊。手裏傢伙直落在中間。桌子上豁琅一聲。兩隻茶杯落地。把燈籠都震塌了。那人已到屋中。火光之下。

吳氏搶上前去。細細一認。却縮了轉來。新燕立在人叢。早看明白。禁不住口大聲道。朱相公來了。朱明一看却是許多女人。和他主婢在此。摸不着頭腦。也不及根問便道你們還只守着。快出去罷。如今又有東北一帶火路。給我折斷。這一句話中。衆婦女們一齊走動。朱明領著望折屋的那裏走去。却是無路。只見夾街之旁。一道牆頭問道這牆外是那裏。吳氏忙接口道。這就是奴家住的屋。朱明道如今沒法。只有推倒了牆過去。說着輪起火鉤。望牆上打去。不消幾下。已成大窟窿。衆婦女七撞八跌。都在磚石上爬將過來。各出陷窄。共慶重生。朱明領着一班女人。過了這邊屋裏。也無心再去救火。就把火鉤丟在牆邊。進到屋裏。略定喘息。因看這班女人。大約都是和尚阮葬下的。只是我剛纔跳下來。那一個近前子細看我的。他這面貌雖是豔麗。卻也十分端重。斌媚之中。帶些幽貞氣格。如何

也被和尚撈着。看他此時讓坐。知道是此屋主人了。又見他進門來。就有一十六七歲女子。上前問訊。不知又是何人。那相貌是個極聰明的。兩美相合。比著紅玉主婢真是伯仲。朱明凝思不語。只聽見左氏叫尤嫂子。並向那小女子。福了一福說道。這就是尤嫂子家琴姑娘麼。朱明纔知他是姑嫂。這裏衆婦女。也有向他姑嫂道謝的。絮聒一會。隨便坐下。紅玉主婢緊傍朱明坐處正欲告訴他。朱明使個眼色。便不則聲。二人也只是看着吳氏琴姑。朱明覆看衆婦女時。雖也有幾分姿色。比着紅玉主婢。琴姑娘嫂。竟有天淵之隔了。朱明看到吳氏只見吳氏向琴姑說道。你又不歇息。只管呆看。我和你到竈下燒茶去罷。衆女人道。我們都渴得要死。大嫂去燒些茶來。真是感謝不盡。吳氏忙同琴姑去燒茶。朱明方根問寺中之事道。我出門後。了空曾否回寺。紅玉道。哥哥去不多時。這賊禿就趕得來。妹

子性命。幾乎不保。因把拒奸鬻傷之事。述了一遍。說到蠟臺一節。朱明道。這又奇怪了。那蠟臺有四十多筋。你如何運得動他。紅玉道。這真是鬼使神差。妹子那時。心也慌掉了。也不估量他輕重。順手一推。不料那和尚膩了油臉。正靠住供桌。直向他腦袋上戳進。霎時血流如注。抱頭鼠竄而去。妹子着實擔憂。二哥又未回來。倘賊禿有了不測。雖則告官不出。就告了官。爹爹的分上。只消訴明根由。也是不妨。但傳聞出去。却不好聽。那時妹子和新燕。急得沒法。就有許多沙彌等進來。把我們兩個送到地窖外面屋裏。也不知他何意。阿四奶奶在面前道。和尚痛得暈去。叫一個五臺僧行曇用祝由科符水救治。朱明聽到行曇二字。恍然道。這行曇荷被俊放了。着實便宜。却到此地則甚。你且說來。紅玉道。阿四奶奶看見的。說爾時房裏。只有兩個和尚。行曇焚起符來。那知燭臺翻倒。火燒

衣袖。延及牀帳登時俱着。滿屋火起。兩個賊禿。都被燒死。朱明道。這是惡貫滿盈。天理不容了。只是你們如何都在一處。不被火燒呢。左氏接說道。這是奴家和小姐商量。先要放火。次要弄死這和尚。小姐都說不妥。要專等相公。等到臨晚的時候。見和尚幾次暈去。奴家想乘亂脫逃。通知窖裏衆人。悄悄的收拾停當。恰好遇着火起。都鑽過這邊屋來。虧是大西風。火都往那邊燒去。相公若再遲來一刻。也就要燒死了。紅玉道。二哥出門時。原知道是險地。因何直至昏黑始回。家父舍妹可有消息。半日心慌。竟沒問起。朱明道。我也忘死了。老伯現在撫院衙門。因和尚去報官相驗。大有耽擱。今日未必回寺。可以安心尋訪。紅玉笑遂顏開。但不知碧玉死活。未免又有些牽腸掛肚。吳氏提了一大壺茶。托着一大盤米糕。七八隻茶杯。一大把竹箸。說是日裏剩下的。相公小姐們胡亂用些。等丈

夫回來。再弄飯吃。寺裏邊的火。到這時候尙未全熄。不知燒了多少人哩。朱明餓了一日。略不辭讓。先取箸夾食了三五塊糕。有吃了兩三杯茶。走到窗口去。望着東南角上。尙有餘光。紅玉等每人吃了兩塊糕。掃拾過去。只聽叩門聲急。琴姑去開進來。大郎滿身衣服。半濕半焦。走進門來。見男女擁擠一房。不知何故。吳民跑出。扯住了大哭。大郎驚喜交集。急叩其故。吳氏把前後情由。沒頭沒腦的夾雜。敘述了一遍。左氏趕出房來。將吳氏誓死不從。幾番短見。虧他救活。日夜防守之事述知。大郎本來信得過吳氏。復有左氏之言。更加冰釋。忙叫道朱相公。朱明走出房來。向大郎仔細一看不勝驚喜。贊道好一表人材。膂力自不消說了。可會武藝。大郎道。小人家貧落薄。經營糊口。那有工夫習甚武藝。朱明道。你這相貌豈是落薄之人。該留心學習武藝。做一番事業。方不枉了你這般相

貌。大郎道。承相公錯愛。只是小人沒有此材。惟望相公照應。今日辛辛。且請在房歇息。小人去收拾夜飯來。大郎說罷。跑至廚房。將米淘好。吩咐吳氏急速煮將起來。吳氏連忙燒火。大郎弄些便菜。又將前後情節。細細說了一遍。朱明道這些和尚。罪大惡極。該有此燒了。便是小人妻子。若非相公搭救。必被這火燒死。沒有專誠拜謝。只是心上感激罷了。小人因寺裏火起。拿了一把火鉤。奔到寺前。正在使用。忽被一人用手搶去。回轉頭來。那人已跳上屋檐。如飛而去。再找他不着。如今想起來。莫非就是相公麼。朱明道。我也奪過火鉤。上房大約是我了。不是你。也使不着這等火鉤。如今火鉤現在倒牆那邊。你去看是也不是。大郎如飛去摸了來道。一些不錯。若不是相公。西湖邊上要在小人手中奪得去火鉤。也就煩難哩。朱明道。若非這把火鉤。便撥不開橡子。搗不破頂板。你妻子們



也未必便能保全。你出去的時節。就注定在這火鉤上。救出你妻子來的了。可見事有前定。數非偶然。這和尚們穿吃了十方施主。現成衣飯。飽暖思淫。造出這般彌天大罪。誰知天網恢恢。疏而不漏。一場大火。俱已毗連。這難道不是天數。只可惜小了些。若依我的意思。竟把這西湖上。凡有寺觀。一律燒盡。方爲暢快。大郎道。這些賊禿。無惡不爲。一寺如此。一寺如此。只怕天下也都是如此。怎得老天有眼。普天下都燒一個乾淨纔好。朱明撫掌道。尤兄快人。有此快論。一會吳氏琴姑已安排上飯來。朱明在外紅玉等在內。都是一碟白煮雞肉。一碟煎雞蛋。一碟鹽菜。一碟清醬。衆人俱贊。謝了一聲。即便舉箸。飯剛吃完。天已大亮。朱明囑咐大郎。關一日店。將衆婦女。問明住址。分頭送回。我到城中。報知林老爺去。向紅玉說道。你可安心守等。如今是再沒甚事了。紅玉道。是使沒

事。只是急欲見我父親。望二哥速去速來。朱明應諾急奔入城。趕進撫院轅門。只見頭門內走出一人。竟是林公家人。走到面前。家人驚喜道。朱相公恭喜。老爺等不及。早鼓就要出來。往湖上去親自打撈。兩位小姐屍骸。朱明道。你家二小姐不知下落。大小姐及婢女新燕却是我救得在那裏。昨日來報信。因晚鼓已報門上人不肯傳稟。今恰好值你出來。可先進去稟知。那家人道謝天謝地。小的先進去稟過。說罷如飛的跑進頭門去了。少停只見門上一片聲。催傳轎子。傾刻抬進一乘轎。一乘官轎。大轎擡到裏邊去。官轎就歇在頭門。只見進去的家人。飛跑出來。說道老爺出來了。請相公先上轎。老爺怕府官們纏擾。不便落轎。說是到路上細談罷。朱明因坐入轎去。只見中門大開。衆家人擁林公轎子出來。在朱明轎邊經過。林公在轎內說道。恭喜老姪又得援救小女到路上再謝老夫先僭了。朱明未

及回言。那轎已擡向前邊去了。抬朱明的轎夫。連忙抬起。原先這個家人。就跟在轎後。朱明問其名姓。方知他叫林能。是林公世僕。他的兒子。名叫喜兒。也落在湖中。生死未卜。到了城外空闊地方住了轎。大家走出轎來。林公問出水援救之事。朱明撮總的敘述了一遍。林公作揖致謝。復道老夫那口落下湖去。指着林能道。虧他熟於水性。將我救起到高阜處一座小樓上住下。這些家人們。也有自己赴水起來。也有被人撈救。絡繹都聚在一處。只有兩女及了鬘。朱明合一個小童。並無蹤影。意欲借宿湖上。再行撈訪。不知是甚報信。府縣官都出來候安。只得進城。幾次差人往湖上訪問無蹤打撈也沒有屍首。原來大小女幸遇老姪得生。二小女年稚大約是無望的了。說罷淒然淚下。朱明勸住了。復入轎中。林公吩咐擡轎到昭慶寺後尤大郎糕餅店內去。轎夫多半認識答應一聲。如飛擡起。沒片時

已到尤大門首。林公朱明走出轎來。門口圍着許多人。到得門口。見屋裏擠滿了人。三四個穿青衣的。把鐵鏈鎖着大郎。拉了要走。吳氏披頭散髮的。亂跳亂哭。朱明摸頭不着。林公一發茫然。

第六回 父女相達恍如隔世 夫妻知感懇學留賓

朱明正待根問。大郎掣過頭來道。真是禍從天降望朱相公作主。朱明道不必驚慌。你且細細說個緣由。自有道理。那青衣人把朱明上下一估道。說甚朱相公白相公。他這是犯得大哩。你休大模大樣。出來擔當這天字第一號的官司。看你身上衣襟。都燒焦了。怕不是餘黨哩。朱家家人喝道。老爺在此。休得囉唆。你們沒事的。便讓出地方來。好坐了講話。青衣人聽說是老爺。又見這些大叔們冠冕。不敢放肆。但說道老爺。惹是過路鄉宦。不知這事。這尤大窩拐婦女。歃血結盟。黑夜拆牆。放火燒寺。事情重大哩。林公笑道。原來如此。你們且放了他。我自有處。青衣人那裏肯聽。半邊擠過一人。將一個青衣扯了一扯。低低說道。這是都爺的同年。快

些放了。擡林公來的轎夫。也擠將進來。遞了眼色。青衣人纔軟軟的響鎖。說道不干小的們事。他自己犯法了。也不是小的們敢多事。實干係地方。不敢不查報的。大郎被放。忙去掇出一張椅子。請林公坐下。一張案子。放在橫頭。朱明也就坐了。那看的人。兀是擠着。林公道。你們是何等樣人。可是有牌票。因何擅自拿人。青衣人聽見話頭利害。一齊跪下道。小的們兩個是地方。兩個是汎差。一切地方上姦盜賭博不公不法的事。都叫小的們查察。昨夜擗慶寺中失火。燒死了無數僧人。官府都來救護。豈查不出起火之人。願分付小的們細查。這尤大。平日吃酒賭錢。打街罵巷。原是不安本分的人。昨日夜間。他家人聲嘈雜。鬧得鄰舍家都不得睡覺。小的們原也疑心。今日連店面都關閉着。愈加疑惑起來。因進來查看。見房裏窩藏着七八個女人。天井內牆頭直拆至寺裏。了空和尚臥室裏雞

毛擲了滿地。這明是他敵血聚衆。拆牆進去放火燒房的了。所以要拿他見官。聽憑官府裁察。雖沒奉有牌票。實是小的們應查的。原只要卸掉地方的干係。並不是敢於生事。尤大道。小的一生不會賭錢。酒便吃些。只逢着節日。在家裏吃幾杯悶酒。從不到街坊上去生事。只求問他。誰合小的賭過錢。打罵過甚人。就明白了。這些女人是在寺裏被火。拆牆逃出。小的還在寺中救火歸家始知。怎說是小的窩藏。小的妻子宰了一隻雞。留衆女人吃了夜飯。怎說小的敵血結盟。只求老爺去看那些牆頭。是從外拆進去的。還是從裏打出來的。便知道是小的冤枉了。這兩個大。說是汛差。叫上來查問。小的就把實情告訴他。問小的借三十吊錢。地方居間。講到二十吊。小的賣餅爲生。如何有這些錢鈔。他索詐不遂。纔把小的鎖起來。那些青衣人。尙要分辯。林公道。不許多說。這事委曲。我已悉知。我

且問你。牆是從外拆過。是從內拆出。一看便知。活口現在。從寺內逃出。被尤大窩藏。一問便知。地下有雞毛。便是歃血結盟。大戶人家日日宰雞。便是日日結盟歃血麼。今早府縣官在都院衙門稟明。這寺因住持僧人有病。請五尊僧行曇祝由治病。爲焚符起的火。怎還叫你查察起火之人。你們這班光棍。專一遇事生風。恐嚇索詐。本該送到府縣去重處。因詐尙未成姑不深究都與我擡出去罷。家人們即便吆喝。汛差地方只可磕頭而出。看的人紛紛散去。尤大夫夫妻感激叩謝。林公安慰了幾句。分付把門掩上。請出大小姐來。紅玉新燕如飛出見。林公道不必痛苦。你的事情。我都知道了。且到船中。再細細說與我聽。我自落湖中。身子着實不好。向着家人道。你們着一個到江口去。雇定船隻。一面請小姐上船。留幾個在湖上再行仔細打撈。我城中辭別荀爺。明後日就要長行了。因向朱明道。老



夫身子自覺不妥。急思首邱。不能担攔。老姪可同到舍下。暢敘幾時。老夫有許多心事。要與老姪商量。朱明道。小姪幾死幸生。恐家中訛傳。至老母憂慮。急欲回去。也在一二日內起身。不得進陪老伯心實歉然。俟到家稟知老母。卽至豐城叩謁尊顏。暢聆訓誨。林公道。吾女受你大恩。向未稍報。我輩相與以心。也不在口頭言語。你怕世嫂掛念。不便堅屈同行。老姪一到敝省。千萬卽屈枉顧。但世事無常。不知尙得與老姪相會否。

●說罷。潸然淚下。朱明也不覺愴然。拭淚安慰道。老伯精神矍鑠。定享期頤。目下偶然不快。無足介意。小姪一到南昌。自必趨叩尊前。惟乞路上寬懷保重。紅玉附耳說道。世兄捨死救援。其恩固大。而不欺暗室。其節更堅。孩兒因黑夜同居。難以自白。見爹爹頗屬意世兄。萬不得已。欲以終身託付。世兄侃侃而談。詞嚴義正。孩兒汗下通體。并將守經行權之道

●細細開示。令孩兒撥霧見天。孩兒已認世兄爲親兄。尙未稟知。不知爹爹意下如何。林公跌足道。前日深談。備悉底蘊。雖知已安。欲爲兩全之計。因事涉機宜。難以啓齒。欲留彼到家。備寫情節。致書世嫂。成此婚媾。今據你說來。這婚不必提起了。吳氏捧出三盃茶來。林公不言語。朱明看着吳氏。觸起一事。向林公道。方纔那班光棍。無事尙且興波。何況形蹟可疑。我等轉身。必生大訟。老伯進城。須將原委向撫軍細細說明。飭府縣給張告示。曉諭禁約。方保無事。一則事連世妹。恐致張揚。二則昨日小姪與世妹。全虧夫婦收留停歇。殺雞爲黍。殷勤伏侍。望老伯垂念一言。吳氏連忙跪地。紅玉力爲慫恿。林公道。我見撫軍。卽爲力言罷了。吳氏磕頭起去。捧出三碗雞蛋。林公等用過。雇船家人跑得滿頭是汗。來說船已雇下。就請小姐上船罷。林公道。我也就要進城了。紅玉倒身下拜。

道。二哥大德。幾番救援。無可仰報。惟有銘感五中而已。朱明回禮。被林公扯住道。老夫也該拜謝。怎連你妹子都要還起禮來。紅玉起來。滾下沾襟。朱明也不禁流出兩行清淚。林公道。我自被難。囊空如洗。今日去辭撫軍。如有盤纏送出。當分半爲老姪歸途之費。因指着林能道。就叫他送來罷。朱明道。老伯人口衆多。小姪子然一身。所需無幾。少爲分惠。夠回家之費便了。林公道。老姪之言亦是。臨時酌量罷了。因問轎子可齊。林能道。老爺的轎子現在。朱相公的轎子。就叫他送小姐下船。另外又叫一乘脚轎。是朱明坐的。林公隨起身上轎。在轎中拱手叮囑。若到江西。務必早圖再會。朱明進來。紅玉淚如雨下。朱明亦垂淚叩頭。忽忽上轎。紅玉在轎中。只說得一聲哥哥保重。那轎夫已擡上肩頭。如飛而去。朱明與紅玉雖無一毫私意。但宛轉周旋患難之中。已非一日。忽然別去。不

覺豪傑心膺。化作情長兒女。司馬青衫。已班班點點。濕了好些英雄之淚。大郎在門外叩送了林公進來。請朱明坐下。叫吳氏燒茶。自己到街上去買些茶食。請朱明吃着。問朱明可到湖上去。朱明道。我疲乏已極。無心遊賞。你可打發這些婦人回去。了結此事。大郎吩咐妻子。快煮飯與衆位吃。左氏等從板壁後一齊出來。說回家念切。等不及吃飯。齊向茶明磕頭。極口感謝祝頌。又謝吳氏琴姑。向大郎說了住處。大郎吩咐妻子。請朱明進房安息。領着衆人挨路送將去了。大郎去後。朱明獨坐神疲。連連打盹。吳氏與琴姑商議。你哥哥說請朱相公進房安息。但房中除了你我兩處床舖更沒空地。看他這般疲倦。須請到那一舖床上歇息。琴姑道。是哥哥吩咐的。諱到哥哥床上歇息。想不妨事。吳氏便向朱明說知。朱明推說不便。吳氏道。奴家受相公大恩。殺身難報。丈夫敬重相公。如父母一般。

出去時再三吩咐。相公不必執意。朱明本意不欲。見吳氏十分情重。大郎又真說過。身子實在困乏。支撐不住。但是心無邪念。原不作甚嫌疑。遂把身踱進房來。只見房內朝外舖着一張牀。牀頭邊隔有竹簾。上掛一張彈弓。一柄破着靶的劍兒。竹篋那邊。對着西壁。又有一張小床。側首一張條桌。桌上筆硯齊楚。擺有舊書數十本。朱明看時。是一部四書。一部袖珍五經。一部算法。一部綱鑑目要。還有四本袖珍字彙。朱明隨手抽出一本綱鑑。走向正中床上坐着。看不得幾行。早已昏然欲睡。仰身下去。書尚拿在手中。已是沉沉而睡。夢見了空和尚。在斗室內把一女人剝得赤條條地。他手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在那女人肚皮上割去。要去那腹內的胞胎。朱明大怒道。原來這賊禿不會死。因在地拾起一把刀來看時。却是山腰裏一把板斧。隨把斧向了空頭上劈去。劈做兩半。冒出一股白漿來。

。正驚疑。遠遠的見一個女子。抱着一床被褥。鋪在榻上。笑嘻嘻的道。我家小姐來了。及看那女子。却是新燕。朱明正要根問。只見兩個女子。從壁廚門內冉冉而出。前面一個正是紅玉。後面一個也像是認得的。近前道了萬福。紅玉一手扯那萬福的女子。連朱明都推擁上榻去。說道。妹子喜也。自己却鑽過壁廚那邊。把門扣上。朱明慌得耳紅面熱。急要爬起。却被那女子一隻紅袖。緊緊裹住肩頭。再爬不起。那女子的粉臉。直貼到朱明臉上一陣香氣。透入鼻孔。不覺神思迷離。看那女子。又變了一副美秀而文的相貌。急喊大妹大妹。聽着紅玉在外笑聲。只是不理。朱明情急連連叫喊。却見那軸龍眼觀音。在壁上吸吸的動。動了一會。走下一個美女。擎着自己帶出門的一把七星寶劍。望着朱明同睡的女子。劈面砍來。猛吃一驚。伸手捻住那美女纖掌。抵死不放。不容劈下。正在支持。只

覺身子有人搖動。忽然驚覺。却見吳氏琴姑俱在床前喊道。相公敢是夢魔。請放了手。朱明醒轉。一手兀是捻住琴姑袖子。抵死不放。羞得滿面通紅。急放不迭。兩人出去。朱明睡思尚濃。恐其再進房伺候。把房門闔上。重復上床。酣然而睡。大郎送了婦女回家。路上買了些魚肉糜飯。又打了一罈好酒拿回家。尤氏將朱明打盹。請其人房安息之事說知。大郎道。朱相公是天人。又受過他大恩。正該如父母一般的看待他。還有話與你商量。只是天井內牆頭倒塌。甚不穩便。怎好。正說時。只見許多差人。擁進門來說道。尤大在家麼。大郎心頭突突的跳動。只得迎出去。兩個差人拱着手說道。縣裏廳裏。差我們送兩張告示在此。給你貼在門前禁約。這兩個匠人。是縣裏叫來替你砌牆的。大郎方纔放心。展開告示看是。特授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錢。爲查禁事。照得

本初七日。昭慶寺西房失火。延燒大殿各房。本縣業經督率兵役。竭力救撲。其四圍居民。併寺內賃出僧房。俱經逐一細加勘驗。實有五臺僧行曇。祝由治病。焚符起火。並無附近居民放火鬧廟情弊。乃訪有不法棍徒。擅敢藉端恐嚇。殊堪髮指。姑念尙無詐財情事。從寬除已往不究外。合行查禁。爲此合仰該地方里排。及附近居民人等知悉。嗣有倘奸徒藉火居奇。妄圖詐害者。許爾等即時扭稟。以憑大法懲治。不得扶同容隱。致干併究未便。凜之無毋違特示。

後面落着年月日期。併實貼尤大糕鋪字樣。大郎看畢。復展那一張看時。是杭州府經歷司的。中間情節。與錢塘縣一般。仍復捲過。說道。都謝兩位老爺鴻恩。二位請坐。我去拿茶來。那差人道。這到不消。酒飯也不必備了。我們相與有日。也不要甚麼脚步。只是兩處房裏的紙筆之費。却要



濃豔些。方纔再三叮囑。說道告示內的字眼。個個都下得結實的。大郎聽這口氣。只得取出三百文錢。又拿四杯茶。給差人與那瓦匠吃。說道。有勞兩位。這點子薄意。這連兩處房裏和公們。俱在裏頭了。那一個差人。正待發話。被這一個扯了一把。一眼瞅着錢文說道。論起這錢。單是房裏老師。還不夠開發。若我們兩個去懇情。縣裏一百六十。廳裏百文。敢怕也肯收了。這四十文錢。本不該和你爭論。只是也要我夥計收得進去。大郎沒法。又添了六十文。差人收起。分付兩個匠人速行動手。不多一會。瓦匠已把大半垛牆砌好。大郎又取了數十文賞了瓦匠。瓦匠剛走出門去。便瓦片能飛也似跑進來了。大郎忙叩房門。朱明已醒。把那本書放在條桌上。開門出來。大郎道。林老爺的管家來了。朱明忙走出外間。林能搶步近前打簽。匆匆的說道。老爺是不來的了。這一句糊裏糊塗的話。竟使朱

心 琴 骨 劍

明 大 吃 一 驚 ●

第七回 送鋪程感德難忘 共忱蕭坐懷不亂

朱明轉面一想。雖然林公已有偌大的年紀。草霜風燭。來日無多。這回去以後。恐未必再有相逢的機會。林能倉皇中這一句話。最怕成了戲語。那就不忍向下想了。心裏雖這們傷感。表面上是絕不顯露出來。眼見林能在裏模出一封銀子道。這是六十兩紋銀。送與相公盤纏的。朱明道。我說過所需無幾。爲甚送出許多。林能道。荀爺送二百兩程儀。老爺原要分一半送來的。因相公說了。止送這些。向門外叫應道。你就挑進來罷。只見御夫挑進一担行李進來。林能道。荀爺送兩副鋪蓋老爺一副。小姐一副。小姐因受相公活命之恩。無以報答。對老爺說明。情願和衣睡到江西。將鋪蓋送與相公。這枝耳空。說原是相公的。叫小的一併送上。朱明道。這

銀子耳空也罷了。鋪蓋是送與小姐的。如何使得。林能道。小姐恐相公執意。分付過小人。說小姐性命是相公救他的。這點子鋪蓋。直得甚麼。止不過略表誠意。況且小姐並沒睡過。有何妨礙。稟過老爺。就是老爺送了。相公亦不便推辭。是斷斷要收的。朱明道。只得收領。問老爺幾時起身。二小姐可有下落。林能道。二小姐並無下落。老爺因城裏成兵部的公子要請酒。老爺素與成老爺不投。急要回去。今晚便要動身。小的立刻就去了。朱明在銀封內取一小錠賞了林能。問船在那裏。林能謝賞起來說。船在江口玉家客的馬頭上。朱明又向大郎要了幾十文錢。給了挑夫。林能出去。走不幾步。又回轉來說道。幾乎忙了尤大的事。老爺向荀爺說過。已吩咐府縣發告示來禁約。請相公放心。小姐合新燕妹。都再三叫小的問。一位琴姑娘。合尤大娘。望相公說聲。說罷慌慌張張的去了。朱明忙整

一整市中。探一探聽眼。要去送行。大郎拿着告示出來。說是吃了飯去。朱明早開告示。約略一看。仍遞與大郎道。天已向晚。再吃起飯來。便送不及了。遂問明路程。急急出門。走至按察司前。早見許多官府送客回來。問知林公船已開出。跌足急問可趕得上。回說這樣大順風。除非趕到常山。也趕不及了。朱明不信。後面一起一起的人來。都是一樣說話。只得快快而回。大郎道。相公便一直跑出門去。把銀子都沒收拾。掉在桌上。小人收進去了。朱明道。銀子事小。只有林爺不曾送他一送。心實歉然。大郎請朱明進房。朱明道。就在這裏穩便。大郎道。方纔林老爺送來的被褥。都是綾羅錦繡。惹人眼目。裏面還謹慎些。起早起遲。也得安穩。沒人攪擾。小人們牀鋪。已搬出外邊。容小人盡這點子敬意罷。朱明見其誠懇。兼怕有人攪擾。因走將進去。到後半間。見板壁後已把丹鳳朝陽畫兒

收過。鋪下一張小牀說道。不然就在這裏罷。吳氏忙接口道。這是我們的牀鋪。相公的被褥。已鋪在房裏了。朱明問琴姑睡處。吳氏道。在閣樓上。朱明擡頭。果見上有閣樓。覺着不便。因復進房。只見房裏比前大不相同。眼目之前。忽地煥然光彩。却是爲何。因朱明到江口去送林公。大郎與吳氏商議道。朱相公精神奕奕。相貌非凡。將來必是驚天動地的人。你的性命名節。虧他保全。今日虧他力言。脫了奇禍。你姑娘才貌雙全。我們這樣人家。那裏有好對頭來說親。可不枉了他終身大事。少刻等朱相公回來。多勸他幾杯酒。叫妹子伏待他同睡。明日說明。送他爲妾。一則盡我們報恩之念。二則妹子終身得所。三則靠傍着他。或者還圖得出身。有揚眉吐氣之日。但不知你意下如何。吳氏道。我也正有此意。這是極好的事。待我去與琴姑娘說。疾忙跑至房中。向琴姑說知。琴姑變色。搖頭不

應。吳氏復極力攛掇道。你看朱相公相貌。大貴非凡。他與林小姐如此光景。可見是情重之人。這是你終身大事。不可當面錯過。你哥哥說的。我們這樣人家。揀出甚好對頭。止不過肩挑背負。開店經營的人。曉得作仔惜玉憐香。枉負你聰明美貌。到那時節。就懊悔嫌遲了。况你哥哥又求等好籤。可見是姻緣了。姑娘。你休得固執。琴姑低頭沉吟着。脹紅了臉道。先說明了還可。若不說明。斷難從命。吳氏復勸不依。出來述知與大郎道。說明了只怕朱相公不允。我同你求妹子去。因同至房中。再三苦勸。琴姑執意不從。大郎着急。跪在地下。兩淚交流。說道。我和你是嫡親姊妹。難得天上落下這般異人。可了你終身大事。若不委曲圖成。還成個人嗎。我非不知你的本性。只憐念過世的爺媽面上。你從了罷。吳氏也跪地同求。嚇得琴姑滿面失色。忙跪下去哭道。哥嫂要折死我了。請起來商議

大郎道。不用商議。只求你允了。哥嫂縱放心起來。琴姑與哥嫂之情最重。忽見哥嫂屈膝。欲了自己終身。不覺痛淚直流道。但憑哥嫂主張。大郎夫妻方纔起來。歡天喜地的。一面收拾酒肴。一面打掃房屋。將琴姑一張床移至外間。有兩座箱子。一張梳頭檯。一張條桌。一個面架。一張椅子。一張杌子。一齊皆用水擦洗。牀上要鋪起紅玉送來的被褥。吳氏打開看時。却是兩個洋布大包包着一條鳳凰穿牡丹。五色絨毛毯一條。天藍貢緞八六全牀縹緲一條。松花色綾縹單一條。閃綠紅錦面子。清水杭紬夾裏。中間夾着通照湖綿的薄被。上面冒着一段元色八絲子冒頭。一條六幅杭綾被單。一個綠套青妝的緞枕。大紅枕頂。兩頭繡着芙蓉丹桂。一條灑線團花的大紅緞子牀圍。一頂元色官綉上沿大紅縐紗周圍的帳子。面前垂下四條畫花白綾飄帶。帶上扣絆俱全。大郎一面張設。一面贊歎道。終是大



衙門裏出來的。與衆不同。這樣轎蓋。休說沒有睡過。連服裏也沒瞧見。我常笑那富貴人沒些見識他却也受這般癡福。吳氏道。這是姑娘的福氣。頭一夜就有這樣采頭。都爺來送這做親的牀鋪哩。琴姑正在指着鋪設。聽了這話。臉上就漲紅了。要走開去。吳氏一把扯住說道。如今在我們家裏一會要你去就他。不可害羞。朱相公若有推托。還要認真去溫存他哩。大郎道。一來完了哥嫂心念。二來結果你身。這是一樁大事。你既允了。就要依着嫂子的話。不可單作孩子氣的。吳氏道。朱相公相貌定然發達。將來夫榮妻貴。今日這一副枕頂上繡着的便是預兆。到那時節。纔知你哥嫂的主意不錯哩。大郎道。閑話少說。你看妹子頭上都定些灶灰。你也該幫他梳洗。於是吳氏撮哄着琴姑重復梳洗。略施脂粉。換了一身濟楚衣服。吳氏細看一看笑道。真個人要敷梳。姑娘這會子就精采了許多。明日開出

面來。不知如何樓致哩。琴姑羞得紅了粉頸。不起頭來。吳氏道。不是專合你說頑話。姑娘面作重了。停會却使不得閨女性兒。大郎道。你嫂子說的。這須要屈你這一遭兒。當下收拾剛完。恰值朱明回來。因房中箱子桌椅。都洗抹乾淨。再配着那一副鋪陳。五色陸離。鮮豔奪目。蠟燭然耀不。同如豆燈光。覺得房屋都煥然一新了。朱明視物思人。想着紅玉情意。平添出一種淒涼。十分憐惜。大郎搬出雞魚菓肉之類。斟上酒來。朱明令大郎同坐。大郎道。小人怎敢。朱明笑道。尤兄。豈不可與我一介寒儒同坐。大郎惶恐謙謝。只得移過那椅子。陪在橫頭坐下。謁誠相勸。朱明連日驚嚇奔波。水沉火燎。困憊已極。此纔得安心飲酒。食之大郎感恩戴德。說的都是些着肉痛癢之言。亦且性情瀟灑。議論爽快。與朱明又講得投機。正是酒落快腸。不覺飲夠十觴多酒。朱明早晨吃了些糕點。一日竟沒吃飯。

• 大郎這酒味雖醇。却有力量。覺酣然沉醉。堅辭不飲。大郎斟了一大杯  
• 跪在地下說道。求相公乾了小人纔敢起來。朱明一面攙扯。一面接過杯  
• 一飲而盡。說道。如今是再吃不得。要去睡了。正立起身。只見吳氏也  
捧着一大杯酒要跪下去。朱明連忙止住道。我吃罷了。又強把這杯酒望喉  
嚥裏直倒下去。那肚裏的酒。就往上直湧起來。一時脚步也斜望床邊搖擺  
下來。大郎又令琴姑斟了一大杯酒。在床前攔着朱明跪奉。朱明已入醉鄉  
。糊糊塗塗的。琴姑扯起道。兄不必我就罷。一手捻住琴姑纖手。一手  
舉着大杯一仰。有半杯仰人口中。有半杯淋漓衣領地板之上。酒杯放下。  
身子望後要倒。吳氏接過酒杯。指點琴姑。疾忙扶住。扶至牀沿坐下。大  
郎問可用飯。朱明含糊道不了。身子一面倒下。吳氏與大郎慌忙收拾乾淨  
。又換了一枚社燭。琴姑也跟出房來。吳氏道。姑娘快些吃飯。好進房去

睡。琴姑紅了臉道。我飯是不吃。却到底不便進去。大郎道。你又來了。我方纔怎樣和你說的。快不要孩子氣。臬氏忙把琴姑推入房中。把門扣上。琴姑道。我還沒洗手脚哩。臬氏道。這倒是要緊的。房裏有小脚盆。我遞一盆熱水進來就是。當即打了熱水。把炊就的一盞茶。坐入茶桶。開門遞進。仍復將門反扣而去。琴姑看朱明時。已經脫人被中睡了。衣袴等物亂卸在被褥之上。及床前地下。因把地下落的。先拾起來。一并放在床上。自去洗了手面。除去釵飾。把脚盆安放竹筐那邊。將面水傾入。淨了下身。安好茶桶。將燭花剪去。把朱明卸下衣袴。一件件疊好。搭放床前竹竿之上。襪纏腰帶。放在裏床。將朱明一照。只見玉山頽倒。滿面春容。風流瀟灑。煞是可憐。木覺撇去了萬種嬌羞。平添出一腔情思。琴姑自見朱明少年磊落。相貌不凡。原有幾分敬慕。因頗知大義。無其他念。及其

哥嫂令其陪侍。便覺意諸無聊。心情不定。暗想做妾。雖非美事。只事得其主。朱相公相貌。是個正人君子。若得見收。必無棄捐之慮。况我家受他大恩。借此報效。亦不爲過。定了主意。便更親熱。及鋪床理髮。又被嫂子嘈雜了些言語。朱明飲酒時。在暗中偷眼細看。見他氣概非常。議論驚人。更覺心愛。至勸酒時。被朱明一手挽住。橫上身來。不覺情動神迷。徬徨無主。至此銀缸一照。春思忽生。又想著哥嫂囑咐。該自去就他。那裏還執持得定。便自次滅了燭。卸了衣服。單留緊身衫袴。放下帳子。揭開錦被。竟推到朱明身邊。朝裏而睡。朱明從睡夢中驚醒轉來。朦朦朧朧的查問。琴姑不敢答應。朱明疑惑。一手兜轉。早摸著琴姑滿頭油髮。一陣香氣。直透鼻中。不覺失驚道。不好了。你是何人。快些下去。用手推時。却是大醉初醒。綿軟無力。兼被琴姑緊緊按住。竟推不動。琴姑着急。

只得說道。奴是琴姑。哥哥教奴來伏侍相公的。朱明道。這個使不得。快些放手。不然我就要叫喊了。琴姑見事決裂。急得哭起來道。奴非路柳牆花。哥嫂感念相公恩德無可報答。叫奴來服侍相公。故不惜羞恥至此。相公不嫌醜陋。收奴爲妾。感激不盡。若決意不收。奴是閨中處子。今既與相公貼身而臥。斷難再事他人。亦無面再圖苟活。惟有一死而已。說罷。嗚嗚咽咽。哭泣不止。朱明酒後夢回。情思迷離。琴姑頭臉香膩哀音宛轉。既是可憐。兼以貼身交股。實難爲情。暗想道。自我始之。自我終之。原亦無害。且此時推之使去。叫他何以爲情。倘真快短見。豈非伯仁由我而死。遂用手替琴姑拭淚道。非敢薄情。實於理有礙耳。既然有這些苦情。且待來日。和你哥嫂從長計議。琴姑見朱明頗有回心。轉悲爲喜。把手放下來。說道。相公不須商議。奴身總囑相公的了。朱明忽然轉一念道。

這事畢竟不可。娶妾雖士人之常。但我因救其妻。而收其妹。幾以羊易牛。且恃有微恩。而妄行非禮。與挾勢欺凌。乘危要約者一間耳。但此時夜靜。若勉強決絕。必致啼啼哭哭驚聞鄰里。壞他名節。且恐此女一時短見。激成事端。勢在兩難。如何是好。躊躇了一回。暗忖昔柳下惠坐奔女於懷。後世稱爲和聖。只得舍經行權。今晚且自如此。待明日與他哥嫂說明便了。立定了主意。因向琴姑說要小解。可向裏床一睡。一面騰身誇過。琴姑道。床頭邊有茶桶。相公若渴。奴便起來。朱明慌忙止住。琴姑真個轉裏床。朱明却不去解手。趁便被被單裹住琴姑緊壓兩邊。重復睡下。琴姑疑惑了一會。聽着朱明鼻息。納然有聲。像是睡去的一般。自己身子被單裹住。不能翻動。心裏想道。這明是拒絕我的意思。他方纔口氣。並不決絕。如何忽然變起卦來正在猜想。只聽見朱明漸漸的鼾聲大作。竟自

沉睡去了。此時琴姑心思恍惚。神氣迷漫。又苦又悶。胸中如鞭韃一般的旋轉。約有半個更次。不覺困乏起來。也是沉沉而睡。



第八回 錦被生春癡郎入夢 戀崖勸馬倩女離魂

朱明起初原是假睡。到後來就當真睡去。一到天明。即便醒轉。坐起身來。將帳子掛上。只見琴姑兀自鼾然不醒。那一副俏龐兒。如芍藥初含。芙蓉乍吐。鮮光靈氣。奕奕動人。實是可愛。因歎一口氣道。非是我太上忘情。實緣禮法所拘。辜負你一番錯愛。因向床上找尋衣袴不着。只得赤身下床。纔見搭掛竹竿之上。忙取下來穿好。望過裏床攪纏腰帶。著縛停當。大郎在外聽見。說道。相公且再睡睡。何必這般早起。大郎說着。把吳氏琴姑一齊驚醒。琴姑見朱明已經下床。急急披衣而起。朱明已開房門。在大郎床前疾趨而過。到外間坐下。大郎自到井上打水。吳氏進房。向琴姑低聲道喜。琴姑垂首。默然無語。吳氏道。天色甚早。怎麼不窩伴朱相公

睡。琴姑沒情沒緒。不則一聲。吳氏生疑。走到灶前。接着大郎的木桶。悄悄說道。姑娘與朱相公。昨夜莫非沒在一處。大郎道。胡說。昨晚妹子歡歡喜喜的。那有不從之理。吳氏道。敢怕倒是朱相公不從。大郎道。一夜同睡。決無此理。況且夜裏依稀聽得妹子微有泣聲。後來兩人還唧唧農農的說話。我纔放心落腮。你休要胡猜。快起火來。快燒臉水。再把罐裏雞蛋多拿幾個來。打與朱相公吃。也打兩個與妹子。他兩人昨日都是沒吃夜飯的哩。吳氏便不作聲。忙忙的燒水煮飯去了。朱明洗過了臉。要與大郎說明。一時礙口。想琴姑自然告訴哥嫂。那知琴姑又因朱明未經回絕。且又害羞，無言可說。直等大郎拿出雞蛋來吃了。請朱明進房。一手提着籃筐。又要去買菜。只得開言道。夜來之事。極感盛意。非我寡情。實在別有苦衷。令妹相貌。係大貴之格。不宜屏爲妾媵。將來自有佳偶。

夫榮妻貴，再不可懷碌碌之見。我離家日久。歸心如箭。只此就要告辭。不必再費錢鈔。大郎聽了。如青天裏打下霹靂。方知妻子之言不錯。不等朱明說完。慌忙丟下竹籃。一手扯住朱明衣服道。這裏不是說話之處。請相公進房。容小人一言。把朱明抵死扯入房中。跪在地下。只顧磕頭。朱明着實用力扯起說道。你有話且說來。何須如此。大郎含淚道。小八雖在落簿。祖上原是書香。有這個妹子。實在頗是情重。因感相公恩德。叫他伏侍。並不是妹子輕狂。小人自有良心。亦非設局迷騙。小人也頗愛臉。斷不肯出妻獻子。只緣知恩報恩。兼爲妹子終身之計。也替相公打算過。讀書人三妻四妾。也是常事。算不得破壞相公行止。妹子性情和順。頗自明理。兼聽小人言語。不見得觸犯大娘的事。只怕他年紀小。不會伏侍。他也還是伶俐。聞一知二。討得人的歡喜。萬乞相公俯從。替小人留個臉面。

。不要說回去的話。朱明道。你妹子果然和順。那有輕狂。伏侍小事。更不必提他。我知你是正人那有疑心你的事。妻妾雖是常事。但何人不可妾。而獨娶汝妹子。挾了小恩。以越大法。實是行止有虧。難於從命。大郎道。小人既無可疑。妹子又無不正。相公並非有挾而求。出自小人之意。借小人報恩之心。完妹子終身之事。在小人既一舉兩得。在相公又何嫌何疑。朱明道。你我之心。雖無嫌疑。然明明是嫌疑之地。如何可居。大郎道、莫說相公是讀書之人。見禮透澈。就是小人讀書不成。也知道豪傑心胸。只求自心乾淨。不管人議短長。相公既無嫌疑。則不必避了。若要避。便是有嫌疑了。求相公詳察。朱明道。昔人施恩不望報。但我救汝妻。而收汝妹。此心如何過得。大郎道。相公何嘗望報。小人也不專爲感恩。小人妹子得事相公。正如烏鴉隨風。實爲小人之幸。相公心上何至難過。

朱明道。私奔婦於密室。較之拾遺金於曠野。尤屬喪心。豈吾輩所肯爲。大郎道。女與婦異。私與妾異。竟算沒有救小人妻子一段情節。求相公收妹子爲妾。就辱沒了小人及妹子。并喪了相公的良心嗎。況且妹子現與相公同床共寢。女人所重者廉恥。豈再事他人之理。相公如斷不肯從。則妹子必至輕生。小人因欲報妻子之恩。而遂致妹子於死。不孝已甚。羞愧難言。生既無以對親朋。死亦何顏見父母乎。說罷。淚如泉湧。琴姑正在不明白。悶悶的對鏡梳頭。微微歎息。忽聽見朱明要去。心頭便如鹿撞。及見哥子苦留。朱明執意不從。早已淚如雨下。再聽到哥子末後一段說話。真如萬箭貫心。竟放聲大哭起來。吳氏既替姑娘着急。又替丈夫擔憂。自己亦甚感傷。不禁嗚嗚而泣。朱明到此地位。不覺英雄氣短。兒女情長。也落下幾點傷心之淚。說道。你們且住了哭。容我細細打算。大郎道。相

公這事沒有打算的。總要相公全我一家廉恥。救我一家性命。琴姑道。相公若主意不定。奴家只有先尋自盡。魂靈兒也要跟着相公的。說罷。嗚嗚的哭得呆了。朱明見此光景。心內慘然。暗暗躊躇。事已如此。諒沒挽回的。就是有負初心。也顧不得的了。正待開言。琴姑見朱明呆想不言。愈加情急說道。奴家生死。只在相公一言。要想昨夜與相公合被同衾。沾身貼肉。將來若再事他人。就是自家哥嫂。亦無顏相對。相公是守禮君子。原是奴家聽從哥嫂。冒昧相從。自作之孽。將來九泉之下。斷不敢怨着相公。只自恨一時錯見。永作含羞之鬼的了。說罷。復號哭起來。朱明聽到傷心之處。不覺淚涔涔下道。你這裏牆卑室淺。這樣哭法。被人聽見怎了。我如今後願收你爲妾。你可住着啼哭。琴姑正自傷心。啼哭不止。大郎道。不要哭了。相公既肯收你。我與你快些叩頭。哭他則甚。遂扯着琴姑。

一齊磕下頭去。朱明慌忙扯起道。承你兄妹錯愛。是我拘迂。累你們悲苦。怎反勞多禮。大丈夫一言既出。驢馬難追。你們放心便了。琴姑方纔收淚。大家歡天喜地自去買菜。吳氏向琴姑道。你陪相公在房寬坐。趁空就梳完了頭。我去打米做飯了。琴姑撥過椅兒請朱明坐下。自去對鏡重復梳妝。梳洗已畢。靠着梳櫥。含羞站立。朱明令坐。琴姑道。個不敢。朱明道。妾乃側室。並非婢僕下人。那有不坐之理。琴姑告罪旁道。朱明問道。你今年十幾歲了。可曾讀書識字。可會些寫算枝能之事。琴姑道。奴年十七。就是母親教了幾個字兒。也還寫得出來。母親還教過做詩做對。沒有學成。就只看得桌子上這幾本書。還有許多不明白哩。針黹是嫂嫂教的。也學些算法。別的是不會。朱明道。那桌上的算書所載各法。你都學會麼。琴姑道。雖非精熟。却還得算上來。朱臣歡喜道。那簽上寫着九章算

法。頗是煩難。不想你都會了。將來再教你三角算法。便可量天測地。飛步日月五星。琴姑大喜道。小奴生性最愛算法。却不知有三角名目。萬望相公指示朱明雖是舊時代的一位虎虎奇士。對於醫算等學。無所不能。這時很喜歡的便交給琴姑三角名色。儼如師保。直到日落西山。天色將夜。吳氏點燈入房。悄把琴姑喚出。方纔停歇。吳氏看着琴姑。煞笑不住的說道。好姑娘喲膠住了丈夫。房門外一步也不出來了。你看這些菜蔬。都是我一個人收拾出來。忙得好不利害。你却影兒也不見一見兒。好個朱相公。早辰那般古怪。鐵青了面皮。人也嚇得殺的。這會子說也有。笑也有。像小孩子捧着糖菓兒的。真個要算姑娘的手段高着哩。如今哥哥等着說話。你且去說了來。好請教你顯的捨仔法兒。琴姑脹紅了臉。羞得要死的。大郎在外間屋裏咳着嗽兒。忙走出去。只見大郎在桌上打開衣袍。提出一



一件大紅綢外蓋。一件月白綾夾衫。一件綠綢衫。一條紅綢褲。都是半新的。一個緞子包頭。一條秋葵色汗巾。一幅大紅絲帶。都是簇新的。說道。昨日還是私下的事。如今說明了。也要像一個樣。你拿進房裏去。換了出來。拜了祖先。在壽星前磕個頭。好與朱相公成親。琴姑向尤氏道。羞答答的。怎好進房去換。吳氏笑道。姑娘好害羞。成日躲在房裏。金釵鉤不出來哩。如今倒怕進房起來了。不見我手裏托着酒菜。去擺羹飯了。竈前齷齪滿地都是汁湯汁水。難道好到天井裏去換不成。也是滿地雞屎在那裏。不怕污了衣服嗎。你只進了房。自然不會害羞了。琴姑却想起一個地方。抱着衣服竟向哥嫂床上脫換。將舊衣拿進房中藏放。忽見床尙未鋪。慌忙鋪好。對鏡換了包額。理一理鬢髮。低了頭走出房來。外面大郎吳氏。已經拜過祖先。上過兩回酒。琴姑出去拜大郎請出朱明。順手撥了

房內一張椅子。朝北擺着。鋪下一個洋布大包。說道。今日是喜日。等妹子見了禮。好吃合歡酒兒。琴姑深深下拜。朱明口說不消。已是拜了四拜。復請哥嫂見禮。垂淚下拜。大郎夫婦一齊拉扯。勉強拜了兩拜。大郎喚氏。將獻壽星的通宵銀蠟。各執一枝。照着朱明琴姑入房。換去油燈。送進酒菜。掇進桌椅。在床前安放。鋪滿了一桌。雖無鳳髓龍肝。頗有山珍海錯。大郎斟了一大杯酒。說道。小人不在這裏伺候。只妹子伏侍着。請相公滿飲此杯。朱明道聲多謝。接過來乾了。大郎有斟上一杯道。相公吃個雙杯。與妹子成雙到老。朱明又吃了。朱明吃酒之時。吳氏也遞了琴姑兩杯。大郎夫妻方行告退。琴姑此時覺與朱明較前熱落。親親密密的斟酒勸菜。換了些細軟衣服。體態愈覺輕盈。又且人逢喜事。笑遂顏開。眉目之間。另有一種風流情況。到得飲過了五六杯酒。那整白的嫩臉上。泛出

朵朵桃花。更是可人。朱明此時心無二念。只怡然安享溫柔之樂。眼看着絕世佳人。千柔萬順般的承奉。更喜聰明好學。算法得有傳人。心裏暢快。不覺飲至醺然。恐又像昨夜那樣大醉。就止住了。琴姑見朱明已有醉意。亦不復勸。大郎還要送進飯來。被婁氏阻住道。今日是姑娘吉期。快些送他進去罷。談畢。兩人洗過手脚。琴姑伏侍朱明睡下。這時朱明睡覺只管睡覺。就同槁木死灰一樣。連身子也不輕易一動。琴姑見此光景。恐怕是依然成了畫餅。此身固無所依畀。面子上也太覺難爲情。那斷綫似的珠淚。又撲簌簌的流下來。朱明心坎上忽感覺一種說不出來的憐愛。兒女情長。竟使英雄氣短。忙替琴姑揩拭眼淚。安慰道。你不必悲傷。我已安心收你。我是讀書之人。有老母在家。豈可不告而娶。日間因你學算投我所好。與你津津講論。到得酒後。滿心還是歡喜着你的聰明好學。以致忘懷

。幾誤大事。幸得一時想起。我與你合歡有日。安心待我回家稟知太夫人。娶你回去成婚。方是正理。你意下何如。琴姑道。相公所見者大。奴非貪歡之輩。敢不遵命。只是驚弓之鳥。心膽已碎。惟恐再有他變耳。朱明道。我豈薄倖之人。倘有相負。有如此燭。琴姑慌道相公何必設誓。小奴謹依相公吩咐就是了。朱明此時看琴姑已聽從。心甚歡喜。兩人譔笑一會。沉沉睡去。直到一輪紅日。穿透疎櫺。外邊大郎夫婦洗鍋抹灶。打水取火。方纔驚醒。琴姑先起。朱明叮囑夜間之事。不必與哥嫂說知。省他又生疑慮。琴姑道。這樣事怎生說得出口。况也不必提起。朱明起身後。琴姑收拾床舖。開門出去。大郎已出門買菜。尤氏已把早飯煮好。風爐上頓好一罐蓮桂湯兒遞與琴姑。說道姑娘這番是真正恭喜了。琴姑含羞不答。自拿湯水進房。少頃大郎回來。向琴姑道。剛纔路上好一隻大野雞飛過。

離着止有十數步。可惜沒帶彈弓。朱明接口問道。尤兄你會打彈麼。大郎道。小人胡亂學打幾彈。不十分準。只好取幾個雀兒頑耍。朱明道。彈弓固好。不如用指拈打。更覺使益。兼有力量。大郎道。不用彈弓可知便益。相公若會。乞賜指教。朱明道。用指打彈。又不如用掌發弩。戰陣上要算一件驚人的本事。我略知一二。你若學待我教你。大郎歡喜道。這是極好的了。吳氏接着道。且吃了飯再處。休餓了相公。大郎沒法。催着吳氏手忙腳亂的弄上菜來。拿飯進房。朱明用過。正待收拾開去。大郎早已進房。要求朱明教弩。朱明道。我一時高興。和你說起。但我歸心如箭。今日就要起身。等我來接你妹子的時節。教你便了。大郎聽說。口定口呆。吳氏連忙接口道。教弩正有日子哩。倒也不在一時。只是姑娘纔得伏侍相公。常言道。一月不空房。相公且住滿了月。再說去的話。朱明決意要

行。大郎苦勸。從半月十日說到且過三朝。朱明尙不肯依。琴姑見留不住。朱明。默然不語。只覺得鼻裏辛酸。兩眼中要流出淚來。費氏道。相公就是想家。也不在這兩三日上。除非姑娘有甚毛病。第二朝便至決絕。若是好的閨女。怕沒恁般情理。我丈夫說過了三朝。是再少不去的了。琴姑聽了這話。用手不住的拈着衣角。桃花臉上。泛起了片片紅雲。真是哭也不能。笑也不出。

第九回 俠男兒專心習武藝 莽英雄廝打遇知交

朱明見此情形萬分無奈。只得允過三朝。決定十一日清早必去。大郎道。到十一這日。準送相公。只是方纔說的弩箭要求相公指教。吳氏道。纔吃過飯。你該叫隻湖船。跟相公到湖上去遊玩。散散心兒。爲什麼只管逼着相公教弩。朱明道。我生平最喜以學傳人。你令妹酷好算法。你如今又喜學弩。總是空閒。儘着這兩日與你們講究便了。大郎琴姑俱各大喜。吳氏亦不復阻。朱明取一根稻草。摘了尺寸。令大郎削起幾枝竹箭聽用。一面取過紙筆。畫了許多黃白赤道。地平經緯各圖。分別弧度交角之理。指示琴姑。正在講解。大郎已削了三五十枝竹弩拿進房來。朱明笑道。爲何要這許多。只兩三枝做個樣子兒夠了。因取一枝在手。推開房門。望着對面屋

脊一顆蓬蓬鬆鬆的草說道。我這一弩要中那顆草中間粗的梗上。從下數上第三節草節。却要穿在上面。不要透過去。說完把手一覆。那枝竹箭已不歪不斜。橫貫於上。尤氏琴姑齊聲喝采。大郎初聽朱明說着。心裏認是作耍。及至發去。果然中了粗梗上第三草節。却又真不脫過去。那枝竹箭。又似稱過分兩的。不長不短。停停勻勻。橫貫正中。隨着風勢在那裏搖搖颺颺把大郎驚得呆了。回轉頭來。看了朱明一眼。翻身便拜道。相公神弩。真教人佩服也。朱明慌忙攙起說道。此不足爲奇。只要指掌停勻。臂力相稱。遠近高低。便能如意。因取紙畫一酒盃大圈。圈內濃點一點有黃豆大小。遞與大郎道。你拿去糊在壁間。注目而視。總要看到這圈如月洞一般。可容人進出的模樣。那一點兒像這瓦鉢一般大小。我再叫你壓抵換捺的指法掌法。高低輕重。伸縮疾徐的臂法。則發必中的矣。大郎疑心道。



這樣子大圈點。如何會看至月洞瓦鉢大呢。朱明道。神之所聚。形隨神運。神既盛足。形亦充周。此理之常無足怪者。只要專心致志。一慮凝神。自有妙處。吳氏道。朱相公說話。是一毫不錯。大郎道。這又奇了。你如何曉得這種道理起來。吳氏道。奴家做針指的時節。定睛看那花朵。看得久了。便胖大了許多。想就是這種道理。朱明笑道。吳兄休管是與不是。只專心注視便了。大郎拿着紙圈。自去黏壁注視。吳氏自去竈邊收拾。朱明自與琴姑講究歷算。少頃只聽見大郎喊道。相公不錯。果然這一會子就大了許多了。朱明笑道。這是方纔大嫂的話了。是眼花不是真看得大。你快些閉目凝神一會。然後再看。最要有意無意。勿忘勿助。方有效驗哩。大郎聽說。果然如法用功。默無一言了。接連過了兩天。朱明又欲辭行回歸太原。琴姑蹙着眉頭低聲問道。相公可能再留幾日。朱明道。這斷不能

。明日一早即行。琴姑不覺垂下淚來。朱明笑道。這又奇了。我和你日子正長。豈在目前須臾離別。况我早去一日。便早接你一日。快休作此悲涼之狀。琴姑不敢再泣。拭淚道。世情反覆。人事風波。但望相公早來收取。毋致再有變端。朱明道。再有何變。我到家後。稟過太夫人。即來娶你。斷無他慮。因喚大郎進房。大郎拿着那封銀子放在桌上說道。不瞞相公說。小人已在這包內用去五兩銀子。還沒與相公說明。朱明道何妨。令大郎將四十兩稱作一封。八兩稱作一封。說道這四十兩算不得聘金。你存下做本錢。隨意經營。不要開這糕店了。房屋淺窄。畢竟有許多不便。這八兩留與琴姐買些零碎。準備着早晚來接。餘下剩的三四兩。我做盤纏罷。在內檢出一塊。託大郎定船。把餘銀收起。復在梳檯抽屜內取出一個帖兒。說道這上面寫着指掌臂三處用力之訣。并袖藏十弩連珠發用法。尤兒

可細心體會。自有妙處。大郎兄妹各自謝了。大郎收銀出房。朱明吃完夜飯。便要安息。琴姑伏侍朱明先睡。此夜恩情。比前兩夜更自不同。覺歡情正厚。別緒旋抽。恨不得兩個身軀鎔化作一塊。真個千般憐惜。萬種溫存。琴姑道。奴也曾與嫂嫂同床。再不敢着肉沾皮。爲何與相同睡。就如連枝比目一般。親暱無比。朱明道。男女之樂。原生乎情。你憐我愛。自覺遍體俱春。若是村夫俗子。不中佳人之意。蠶妻駸妾。不生夫婦之情。縱夜夜于飛。止不過一霎雨雲。索然興盡。我與你俱在少年。亦非頑鈍。兩相憐愛。眷戀多情。故不必赴陽臺之夢。自能生寒谷之春。況且男女之樂。原只在未經交合以前。彼此情思俱濃。自有無窮興趣。既經交合。便自闌殘。若並無十分恩愛。但貪百樣輕狂。便是浪夫淫婦。不特無所得樂。亦且如沉苦海矣。琴姑道。奴家未歷個中。不知雲雨之事其樂如何。竊

以爲樂根於心。以情爲樂。則慾念輕。以慾爲樂。則情念亦輕。卽如前日自覺慾心稍動。便難消遣。情之一事。幾撇天外。今因相公稟命之言。慾念無由而起。情念卽芊綿而生。據此時看來。相公已怡然自得。小奴亦宵然如迷。捱胸貼肉。幾於似片團成。交股並頭。直欲如膠不解。牀幃樂事。計亦無逾此者。恐雨雲巫夢。真不過畫蛇添足而已。兩人講得投機。更加親愛。直睡到日上三竿。方纔起身。大郎已雇定船隻回來。朱明梳洗畢。收拾行李。把一條襖單。一條緞褲。留與琴姑。換了琴姑的一牀布褥道。如此覺你我雖離如不離矣。琴姑亦尋出一條白綾汗巾。上面繡着曉日曠。楊柳披拂之勢。題着一行小字。曰春風曉日圖。繫在朱明袴帶之上。垂淚道。見巾如見奴也。朱明安慰一番。吃了早膳。謝了吳氏。起身下船。卸過行李。辭別大郎。大郎道。小人已對家中說過送相公到山西方回。

朱明也就充了。在船無事。又把用弩之法與大郎講說。大郎心領神會。朱明更覺喜歡。行了一日一夜。舟抵烏鎮。買些飯菜。放開船頭。不料那河中正撐一隻大沙船飛過來。兩船一碰。大船上人多。恃強說是碰壞了他船頭。挑上船把船家鎖去。朱明這船便直橫過來。急得後面搖櫓的船家亂跳亂喊。大郎袖裏藏着十枝竹弩正在學習指掌臂法。一時不禁跨出船頭。望着鎖人的水手。把手如法一擲。恰射中大股上。鮮血直淋。叫聲阿唷。站立不住。倒在船上叫喚。那邊船上跳出幾個人來打大郎。大郎用手一架。一箇人圍。一個已滾下河去。一個跌轉大船頭上爬不起來。那後面兩個就嚇住了膽。大喊打死人了。大郎着慌。正要避入艙去。猛聽得那邊船裏大吼一聲。奔出一個大漢。跳過船來。一手揪住大郎胸脯。望着河裏就擲。却擲不倒。大郎忙用手肘照着大漢手彎直坐下去。却坐不脫。因也用手揪

着大漢。兩個人你一拳我一拳的蠻打。只聽得一拳下來。就如打油車的一般。轟的一聲。震得那船頭擺了幾擺。船底水聲。廓落廓落的響。連那邊船上的人都看得呆了。岸上人齊聲喝采。說道好打。朱明睡在中艙。聽得鎖了人去。慢慢的披衣起來。聽喊打死了人。慌忙着又聽見大郎與人廝打。勢甚凶猛。急趕出艙來。口裏說着不要混打。把眼一看。失聲道老弟。那大漢與大郎俱各放手。大漢道。朱兄此位何人。朱明道。這位尤兄。是我相與。你且進艙來。和你細講。那邊船上家人。忙把船家開鎖。說道誰知是朱相公的船。岸上人都道。誰知是一家人在那裏瞎打。闕的一聲。都散去了。兀那大漢端的是誰。却是朱朋最相好的朋友王士杰。士杰過艙。朱明問緣何在此。士杰道話長哩。你這尤兄真好膂力。實是可愛。朱明笑道。打得你不疼麼。士杰道。要打得疼纔好。不痛不癢的。就一日打到晚

也沒幹。尤兄。你多少年紀。會什麼武藝。方纔發的弩箭。可是朱兄傳授。朱明驚訝道。你講什麼弩箭。他還沒有學會。你如何知道。士杰道。朱兄原來不知。我那邊水手的腿上。敢還在那裏淌血哩。大郎道。是小人冒昧。看見鎖了人去。一時氣忿。就發了一弩。不料竟射中了。弄出事來。士杰道。休說閒話。你究竟多少年紀。會什麼武藝。說出來罷。大郎道。小人二十三歲了。不會武藝。就是朱相公教我用弩。纔學了兩日。正在說話。只見那邊船上走過一個人來說道。表兄久違了。朱明道。原來士俊在此。士杰怎總不提。士杰道。我要緊問尤兄的話。忘記和你說了。士俊道。他們大鬧。我尙未起身。後來聽見表兄聲口。纔急急起來。我們如今快搬在一處去。朱明問可是同路。士俊道。弟的船是回去的。朱明大喜。吩咐把行李都搬上大船。淨過手面。吃了早點。四人坐下聚談。士杰道。

。尤兄好膂力。朱兄若不出來。我定要吃虧哩。大郎道。小人勉強支持。已是筋疲力盡。朱相公若遲一會出來。小人定要受傷了。士杰道。你這話還是說老實。對你說罷我兩個要算做棋逢敵手哩。朱明道。閒話休提。我且問你兩人緣何事到此。我出門時。士俊尚未回。何以又在一處。士杰道。我那日吃酒回去。就到縣前打聽那賊秃下落。方知那賊秃的師父。是賜紫禪師。縣裏賊坏開釋了他。立刻叫他走了。弟回家氣了一夜。明日一早起來。也沒向家裏說知。打聽他往浙江。就一路趕下來。那知連日遇雨。倒受了他的累。到得杭州。訪知那賊秃在靈隱寺掛搭。正往那裏找他。却遇西湖後山發蛟。險些兒弄到水裏去。候了他一日沒處下手。那知被昭慶寺裏接去。祝由治病。正值寺裏火着。連那生病的和尚都一齊燒死。朱明方知替了空治病的就是這個行曇和尚。點着頭道。這真天網恢恢了。士杰



道。我打聽這賊禿已死。親到火燒場上。又見無數焦炭也似的屍首。說道個個都是和尚。心裏愈加暢快。在湖上吃了一醉。纔回寓所。前日到關七去搭船。只見管關主事送出士俊來。就下了船。不料因與尤兄廝打。得會朱兄。士俊道。弟自江西回來。路過北新關。因關上主事。是先父的門生。順便一望。不想遇着舍弟。士杰說表兄要往江西。緣何忽要回去。朱明因把前後事情述了一遍。士杰大喜道。原來尤兄是朱兄的大舅哩。今日我作東。替朱兄會親。大郎連聲道。小人怎敢。士俊道。還是小弟作東。一來壓驚。二來賀喜。士杰道。不是這一打。我們怎得成交。如今是好了。與朱兄做了親戚。我兩人使得常會。正有得打哩。朱明等一齊失笑。一路上遇水登船逢山坐轎已到了太原境界。大衆收拾回家。朱明腹中輪轉母親家教極嚴。此時須慢慢的宛轉稟知。豈可一時冒昧。亦且未經稟命。卽帶

人回家。難免專擅要求之罪。因向大郎道。我本欲同你上去。如今想起。却有許多不便。你可先回。對令妹說。叫他放心。我約月內就來接他罷了。大郎唯唯。却俟朱明上岸。悄悄隣里訪知王夫人。大賢大德。周氏賢惠非常。滿心歡喜回去。朱明到家。細述前後情形。王夫人等皆驚訝不已。最後又將琴姑的約言。稟明了王夫人。只把個王夫人氣得勃然大怒。揪住朱明光潤潤油滑滑的一條髮辮。抵死不放。朱明不覺祇有流淚。幸得周珮君長跪在王夫人面前。百般求恕。把個臉直低入王夫人懷裏。用手按住王夫人的腰子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替丈夫求解。王夫人最是疼愛珮君的。也只得依允了。朱明因寫了一封書。并檢出歷算書器。差人先寄與琴姑。以安其心。其書曰。

太夫人心最仁慈。而性極嚴正。歸家知汝之事。勃然大怒。以我爲德

不卒。妄行非禮。幾至不解。賴正室跪求。宛轉周全。目下怒氣已平。將來可望合璧。汝其安心以待。算書全部。一百三十二本。規矩一匣。儀器一具。專人寄付。好爲收領。算法妙於三角。歷學起於日躔。以汝靈心。悟我成法。如膠投漆。如露凝香。正無慮日月跳丸。茫茫無定。璇衡轉軸。渺渺無端也。日佩汝巾。夜眠汝紉。形離神合。更勿問風雨矣。俏魂香夢。當亦同之。後會非遙。珍重珍重。兄嫂前統爲致謝。餘不觀縷。

夫朱明字付

琴姐收閱。

四月十四日

朱明封好寄去。在家靜候好音。一日晚間。王夫人說道你在杭州所做之事。本屬苟且。但念彼一家苦情。祇得領回家來。我已擇定六月初八日是黃道不將吉日。明天就是出行吉日。你可於早一月前往。於初八日進門。以

完此事，朱明大喜。去通知哥嫂辭行。行期一路無話來至杭州。忙忙的走到湖邊。只見尤家門上一把鎖鎖着。寂無人聲。朱明着急。慌問隣居。有一老人答道。他家搬了。問何日搬往何處。老人道。是昨日夜裏搬的。並沒通知隣里。不知他搬往何處。朱明連問數處。都是如此。心裏好生驚訝，又訪問了數日簡直似石沉大海。蹤跡全無。

第十回 星士胡言當場出醜 英雄趕路擒盜楊威

朱明撲了這一個空。仍然回轉家中。將情節稟明。王夫人說道。這事本容你再去尋訪。但你五叔人柏有書到來。說尙書祁公。羨慕你是個文武全材之士。想提拔你替國家幹些事業。知己之感。萬不容辭。我意已決。你趕快到北京去。朱明本來是天生的傲骨。眼底裏實在瞧不起做官的人。但覺這專制淫威之下。祇有祁品三一流人物。是當代的好官。而且母命不敢違拗。只得向北京一走。不過他的主見。是欲前去拜會祁公。若由此階進。博個一官半職。照他性情上論來。是絕對做不到的。出門先到表弟王士杰那裏。託士杰去訪問尤家下落。士杰道。我正要去會尤大哥。萬一遇見琴姐。拿甚麼憑信。使琴姐肯到府上來。朱明在腰間解下曉日圖帕子遞與士杰

• 再四叮囑了幾句。頭也不回的去了。朱明便出了太原。路上又碰到了油紹甲。這油紹甲是朱明的同窗硯友。兩個人脾氣都合得來。紹甲此番進京。也是到祁品三衙裏的。便同朱明一路而行。到了北京。先見了朱人柏。却見人柏忽然大哭起來。朱明紹甲問明緣故。才知祁公已死。人柏已被裴太監參劾。竟致囊橐蕭然。清風兩袖。朱明紹甲皆爲祁公喜。並爲人柏賀。說這時候做官的。就不能生有氣骨。有氣骨的人物一做了官。這性命却滑在西瓜皮上。一跌就要粉碎。祁公幸而死。老叔幸而罷免。並沒有發生意外禍變。這是做官人一等一的結果收場。老叔又何必介然於懷。哀哀痛哭。人柏被他們勸醒過來。便在京中謀了一個學究的位置。苦度此清寒歲月。朱明明知他叔父在京師住慣的。家裏又沒有田產。不做官就要吃這碗筆墨飯。人各有性之所近。非可以勉強得來。也只好由他隨緣樂度。恰好

紹甲京裏有一家親眷。留着他盤桓盤桓。朱明也祇好辭了人。別了紹甲。回他的山西去。剛出禁城。却見一個拆字的先生。戴着古銅的眼鏡。穿着一身綉緞的衣服。招牌上寫着李鐵口三個紅字。桌圍邊也擠滿了一圈的人。却見一個大漢擠了過來。順手就拈了一個如字。朱明是認識他的。且不去驚動他。躲在他背後瞧瞧熱鬧。鐵口拿起筆來。就木板上寫了一個女字。一個口字。問道。你尋的是男人是女人。那漢答道是男人。鐵口搖着頭道。是女人一尋就着。是男人再尋不着的。那漢道怎見得呢。鐵口指着木板道。這如字拆開。不是一個女字。一個口字。是只有女口。並無男口的了。那漢蹙着眉頭。眼中竟像要掛出淚來。鐵口作色道。我索性說穿了吧。你這令親。多分是已死了。那漢忙問道。你拆的字。並沒不好。不過是尋不着罷了。鐵口把如字頭上加了一劃。口字一直反勾出來。說道。這

不是個死字嗎。那漢滿眼垂淚。朱明伸手在那漢肩上一拍。那漢回頭一看。就喊道。兀的不是朱相公麼。那些圍着看的人。忙問大漢道。你方纔拆字要尋人。可是這位麼。那漢答道。正是。只聽得那些人一齊笑將起來。說拆的好準字。閃的一聲。都散去了。羞得鐵口臉上紅得像小陽春天雄狗獐子。做聲不得。那漢向鐵口拱一拱手。同着朱明走出棚來。那漢便是尤大郎。路上告訴朱明道。小人自別相公。回家就收了店。每日在家學弩。那知從前來嚇詐的汛差。心裏記恨。因府縣發下告示禁約。不能奈何小人。就去與了空一個護法說了。竟說寺裏的火。是小人放的。那護法是東廠裴太監的姪兒。名叫裴文。在家倚勢。無惡不爲。了空傳授他探戰之訣。逢迎他叛逆之計。相好無比。了空的俗家。住在山後。有一二百個人丁。都是他的黨羽。還結連海島裏一班流盜。在海面上截劫客商。近年來常載



金銀。假着販毡帽夏布。與人往來發貨討帳的名目。散給軍糧。將來竟要反叛。朱明大驚道。你這話是真是假。前在你家怎絕不提。我早知表直擅權。其姪裴文。頗有好善樂施仁厚之名。故從前並不在意。怎說是無念不爲。大郎道。這些惡端。是裴文府裏一個奶公說的。從前小人原不知道裴文陰謀不軌。因此買服民心。每年施捨棺木棉襖藥餌薑粥之類。有膂力槍棒的投奔他。都肯收留資送。窮苦的親朋鄉里。也肯周濟。又叫人各處馬頭市集。日夜行船上。傳說他許多仁義。故此江浙一帶。都稱他爲孟嘗君。朱明歎道。原來如此。你且說裴文便怎樣奈何你。大郎道。裴文聽了謠話。合他黨羽。黑夜前來抄殺。虧了一個舊隣喬幹與小人相好。他的妻子喬大嫂。在裴府做奶娘。得了風聲。悄悄送信。叫小人逃避。小人連夜搬到城裏一個親戚張皮匠家藏着。果然到次日夜間。強盜就來打開門

面。見沒人纔罷。還連累了同街一個鹽店。打劫了好些銀兩去。小人探了幾日。趕到山西來尋相公。那知相公已進了京。一路趕進京來。受了暑氣。在山東台兒莊生起病來。吃了混帳醫生的藥。幾乎死了。淹淹纏纏的病了三四個月。把盤費衣服都弄光了。趕進京纔知相公已死了。又找不着相公寓處。進退無門。流落在琉璃廠裏。替匠頭挑磚瓦過日。閒着就出來尋訪。總沒尋處。不料今日也被小人尋着了。朱明着急道。你出來了半年多些。大嫂和琴姑在家。怎樣度日呢。更怕裴賊另起風波。這事怎處。大郎道。這却不妨。我那親戚做人老實。住的是成兵部房子。在他府門裏面。人不敢進去。又在禁城之內。料不妨事。前日相公存下銀子。儘夠他們日用哩。朱明道。這事終久不妥。我必須回去方好。一面說。一面雇了車子。趕了五六日光景。這日正走到東阿縣地方。只見四面皆山。樹木叢雜。

朱明道。尤兄。我們一路來。看那些樹皮都剝盡了。村莊上一堆柴草沒有。居民鳩形鵠面。逃荒的沿路不絕。自古道。凶荒多盜。此處山勢險惡。有歹人出沒。須要小心。大郎道。小人也是這般想。但靠托相公本事。就有盜賊。何足爲懼。就是小人仗着相公傳授。并自己的膂力。約摸三五十個漢子。也還抵擋得住。這強盜若碰着我們可就晦氣哩。大郎正在誇口。早有一人縱馬而過。說道好大話。一頭笑着。把馬加上一鞭。飛也似的去了。朱明埋怨道。尤兄你闖出禍來了。大郎道。這人甚是文弱。不像個歹人。還是過路的。聽着小人言語。認是拉架子裝空頭的人。故此作笑。我們也不管是好是歹。都留些神罷了。朱明道。天下能者儘多。尤兄怎便說此滿話。這人一笑。定起干戈。三五十盜漢。兄便抵擋得住。一兩個好漢。兄便有些費手了。以後說話。務要謹慎。江湖上不是當耍的哩。大郎唯

唯遵命。又趕過一重崗子。只聽呼的一聲。一枝響箭。望著朱明喉管邊直擦過來。朱明一手接住。折作兩段。擲將過去。說道不好。強盜來了。兩人齊跳下車。那車夫已是滾下地去。只見山岡那邊。跑出一二十個強盜。大半彪形虎背。都拿着器械。掛着弓箭。騎着高頭駿馬。七八十個馬蹄。翻滾相似。潑風價的趕來。朱明手中並無器械。未免慌張。大郎把手一覆。早發出二枝弩箭。那當頭的一個強盜。把棍一撥。一枝箭早已落地。那一個把身軀一扭這箭從肩旁邊。直鑽過去。又把後面的強盜射倒了一個。不防大郎又發出兩枝連弩。都向着當先的咽喉鑽去。一個把頭一低。却好中在頭盔上。那一個躲閃不及。張口一咬。可的咬一個正著。險些穿入喉嚨中去。都嚇出一身冷汗。那兩匹馬已是趕到。兩條棍子。齊齊的望大郎頭臉直劈下來。大郎發弩不及。方纔害怕。朱明迎上一步將兩臂儘力一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跑去。其餘的一闕都走了。朱明捉了一個盜首。并押去的兩個。說道窮寇莫追。我們快些回去罷。士杰道。我的騾子被他搶去了哩。朱明道。有這三個強盜在此。怕他則甚。但是怎樣被他搶去的。士杰道。我趕過兩重崗子。他們都下了馬了。團團圍住。與弟拚命。騾子腿上着了一刀。亂掀亂跳。我便縱脫。騾子便被他搶去了。一會走上大路。只見車夫坐在地上。兀是發抖。士杰笑道。這樣膿包。也出來走道兒。朱明問前去多路纔有宿頭。車夫道。要走二十里纔有宿頭。日頭又下去了。怎走得及。朱明道。這也顧不得。快些趕去。車夫只得起來。收拾車子。忽地失驚道。阿呀。車槓都被強盜大王爺爺打折了。怎麼走呢。大郎道。倒不是強盜打折的。如今沒法。把繩縛起來。指着強盜說道。我們押着他三個推便了。士杰道。那一個不用力的吃我一鐵尺。三個強盜。暗暗叫苦。走不半里。只見遠

遠的火把透明。一隊人趕下崗子來。朱明提着腰刀。士杰拿了鐵尺。飛步迎去。却見來人有八九個。都把兩手反綁着。有兩個嘍囉模樣。四隻手擎着七八把火亮。朱明料是用苦肉計。按刀而待。須臾走到跟前。一齊跪下。那個盜首。朗朗的說道。我們原是良民。只爲貪官酷吏。逼迫至此。雖在綠林。並不打家劫舍。除了和尚之外。從沒妄殺一人。兄弟十二人。誓同生死。今日被爺們拿了三個。咱們要逃。也連夜走了。只是念着弟兄情分。心裏過不去。如今都來替爺們磕頭。情願多送些買命錢。饒了咱三個弟兄性命。若爺不受錢。爲義氣上肯饒放咱們。咱們便刻着爺的長生位。朝夕禮拜。有用着咱們去處。情願殺身圖報。若決不肯饒。就把咱們一齊砍了。省得弟兄們東分西散。只求不要解官。免受賊官惡氣。情願死在好漢寶刀之下。誓不皺眉。朱明道。我等清白傳家。不受盜賊贓物。只須除



盜安民。原不解送官府。你們同惡相濟。有甚義氣。我非江湖豪傑。又爲甚義氣放你。但既以禮求。若不放你這三個弟兄。只道我沒有慈心。若空放去。縱盜廢法。又墮入你們套中。也罷。把他三人放去。以全你弟兄情分。把你們殺了。以正國法。你們情願不情願。那些強盜齊答道。咱們情願。朱明聽的一聲。掣起腰刀。搭住那爲首的一個強盜。望着頸上就砍。

• 那盜首神色不動。伸頸受刑。